

182

10

24

第九十一回

至此回諸妾已散盡矣然李公子來求親却云玉樓愛嫁誅心之論

薛嫂舊媒陶媽新媒夫桃傍之雪乃是杏花之色非若前此之雪壓技頭以相欺也

算命以及妻大雨黃金長等語特出相犯即用薛嫂喚醒多少痴人而止留銀壺作念其餘凡玉樓者皆帶去知挑楊姑娘罵張四舅何益而月娘送茶赴席則李家又添一西門姑娘或西門大姨西門慶如有兄弟又當爲西門大舅也可笑可想

卽寫玉簪總是作者教人慎持富貴子得意時而又見風波

世路無刻不然總得微名即爲身患也

夫西門等之熱心以錢耳讀書人之熱心必以名今玉樓既不熱于西門慶家且杏花乃狀元之稱宜平讀書人之所謂熱者也乃熱以名而名即爲累此玉簪之所以爲玉樓累也觀玉樓之名必鐫于簪上可知故上文講財色的利害已完又恐人不知而求名故于此回又將名之一字爲累痛切爲人陳之見必至玉簪見賣簪子方能安穩

第九十一回

孟玉樓愛嫁李衙內

李衙內怒打玉簪兒

詩曰

簪兒相紋怒欲生

幽懷自感夢難成

倚牀剩覺添風味

開戶羞將待月明

擬倩蜂媒傳密意

難將螢火照離情

遙憐織女在期近

時看銀河几曲橫

話說一日陳敬濟所見薛嫂兒說知孫雪娥之事這陳敬濟乘著這個根絲就如此這般使薛嫂兒往西門慶家對月娘說薛嫂兒只得見月娘說陳姑夫在外聲言發話說不要大姐要爲狀子巡撫巡按處告你說老爹在日收着地父親寄放的許多金銀箱籠細軟之物這月娘一來因孫雪娥被來旺兒盜財拐去二者又是來安兒小廝走了三者家人來興媳婦惠秀又死了剛打發出去一結出三事見月娘吐放物家中正七事八事所見薛嫂兒來說此之難使人爲痴兒一哭話誠的慌了手足連忙催轎子打發大姐家去但是大姐床奩箱

厨陪嫁之物交玳安二人都抬送到陳敬濟家

以先何不拾去以

毒無處敬濟說這是他隨身嫁我的床帳箱還有我家寄放的

細軟金銀箱籠須索還我薛嫂道你大丈母說來當初丈人在時

止收下這個床在嫁粧他沒見你別的箱籠敬濟又要使女元宵

兒薛嫂兒和玳安兒來對月娘說月娘不肯把元宵與他說這了

頭是李嬌兒房中使的如今留著早晚看哥兒便把中秋兒打發

將來說原是買了伏侍大姐的這敬濟又不要中秋兒兩頭來回

只叫薛嫂兒走他娘張氏便向玳安說哥兒你到家拜上你大娘

你家姐兒們多也不稀罕這個使女看守哥兒既是與了大姐房

裏好一向你姐夫已是收用過他了你大娘只顧留怎的玳安一

面到家把此話對月娘說了月娘無言可對只得把元宵兒打發

將來敬濟收下滿心歡喜說道可怎的也打我這條道兒來正是

饒你好似鬼

笑我洗腳水

按下一頭單說李知縣兒子李衙內自從清明郊外看見吳月娘

孟玉樓兩人一般打扮生的俱有姿色知是西門慶妻小衙內有

心愛孟玉樓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模樣兒風流俏麗原來衙

內喪偶鰥居已久一向看媒婦各處求親都不遂意及見玉樓便

覺動心但無門可入未知媒與不嫁從違如何不期雪娥緣事在

官已知是西門慶家出來的周旋委曲在伊文案前將各犯用刑

研審追出贓物數目望其來領補月娘害怕又不使人見官衙內

失望因此纔將贓物入官雪娥官實至是衙內謀之于郎吏何不

差徑使官媒婆陶媽上來西門慶家訪求親事許說成此門親事

第一回

免縣中打卯還賞銀五兩這陶媽也听了必用陶媽也自是挑天喜歡的疾走如飛一直到于西門慶門首來昭正在門首立只見陶媽也向前道了萬福說道動問管家哥一古此是西門老爹家之慶非如寒雪漫空也甚來昭道你是那里來的老爹已下世了有甚話說陶媽也道累及管家進去稟告我是本縣官媒人名喚陶媽也奉衙內小老爹鈞語分付說咱宅內有位奶上要嫁人敬來說親那來昭喝道你這婆子好不近理我家老爹娶了一年有餘止有兩位奶也守寡並不嫁人常言家風暴雨不入寡婦之門你這媒婆有要沒緊走來胡撞甚親事還不走快着惹的後邊奶也知道一頓好打那陶媽也笑說管家哥常言官差吏差來人不差小老爹不使我也敢來嫁不嫁也動進去稟告我好回話去來昭道在罷與人分更自

已方便你少待片時等我進去兩位奶也一位奶也有哥兒一位

奶也無哥兒不知是那一位奶也要嫁人陶媽也道衙內小老爹說清明那日郊外曾看見來是面上有几点白麻子的那位奶也來昭听了走到後邊如此這般告月娘說縣中使了个官媒人在外面倒把月娘吃了一驚說我家並沒半个字兒進出外邊人怎得曉的來昭道曾在郊外清明那日見來說臉上有几个白麻子兒的月娘便道莫不孟三姐也臘月裡蘿蔔動个心忽刺入要往前進嫁人月娘原不識玉樓一向正是世間海水知深處惟有人心難忖量一面走到玉樓房中坐下便問孟三姐奴有件事兒來問你外邊有个保山媒人說是縣中小衙內清明那日曾見你一面說你要往前進端的有此話麼看官所說當時沒巧不成話自

古姻緣着線牽那日郊外孟玉樓看見衙內生的一表人物風流博浪兩家年甲多相彷彿又會走馬拈弓弄箭彼此兩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無妻子口中不言心內暗度男子漢已死奴身邊又無所出雖故大娘有孩兒到明日長大了冬肉兒各疼悶的我樹倒無陰竹豎兒打水又見月娘自有了孝哥兒心腸改變不似常時我不如往前進一步尋上个藥落歸根之處還只顧傻乞的守些甚麼到沒的擔閣子奴的青春年少正在思慕之間不想月娘進來說此話正是清明郊外看見的那個人心中又是歡喜又是羞愧口裏雖說大娘休听人胡說奴並沒此話不覺把臉飛紅了

愛嫁如此寫來却是安身立命之意不是金蓮事妖怪等也

正是

含羞對衆陳開口

理髮無言只搥頭

月娘說此是各人心裡事奴也管不的許多一面門來照你請那保山進來上昭門首喚陶媽上進到後邊見月娘行畢了禮數坐下小了鬢倒茶吃了月娘便問保山來有甚事陶媽七便道小媳婦無事不登三寶殿奉本縣正宅衙內分付說貴宅內有一位奶奶娶嫁人講說親事月娘道俺家這位娘子嫁人又沒曾傳出去你家衙內怎得知道陶媽上道俺宅衙內說來清明那日在郊外親見這位娘子生的長挑身材瓜子面皮臉上有稀乞幾個白麻子便是這位奶上月娘听了不消說就是孟三姐了于是領陶媽到玉樓房中明間內坐下等勾多時玉樓梳洗打扮出來陶媽媽道了萬福說道就是此位奶上果然話不虛傳人材出衆蓋世無雙堪可與俺衙內老爹做个正頭娘子玉樓笑道媽上休得亂

說且說你衙內今年多大年紀原娶過妻小沒有房中有人也無
姓甚名誰有官身無官身從實說來休要搗特映謊薛嫂陶媽上道天
麼天麼小媳婦是本縣官媒不比外邊媒人快說謊我有一句說
一句並無虛假俺知縣老爹年五十多歲止生了衙內老爹一人
今年屬馬的三十一歲正月二十三日辰時建生見做國子監上
舍不久就是舉人進士有滿腹文章弓馬熟閑諸子百家無不通
曉沒有大娘子二年光景房內止有一個從嫁使女答應又不出
衆要尋個娘子當家敬來宅上說此親事若是咱府上做這門親
事老爹說來門面差些墻壁地土錢糧一倒盡行蠲免有人欺負
指名說來拏到縣裡任意接打玉樓道你衙內有兒女沒有原籍
那里人氏誠恐一時任滿千山萬水帶去奴親都在此處莫不也
要同他去陶媽上道俺衙內身邊兒花女花沒有好不單徑原籍
是咱北京真定府正強縣人氏過了黃河不上六七百里他家中
田連阡陌驛馬成羣人丁無數走馬牌樓都是撫按明文聖旨在
上好不赫耀驚人雖是媒人語寫來自如今娶嫂子到家做了正
房過後他得了官娘子便是五花官誥坐七香車爲命婦夫人有
何不好這孟玉樓被陶媽上一席話說得千肯萬肯一面喚蘭香
放桌兒看茶食點心與保山食因說保山你休怪我叮嚀盤問你
這媒人們說謊的極多奴也吃人哄怕了一語見血陶媽上道好奶上
只要一個比一個清自清渾自渾好的帶累了反的小媳婦並不
搗謊只依本分做媒奶上若肯了寫个婚帖兒與我好回小老爹
話去玉樓取了一條大紅緞子使玳安交舖子裡傳夥計寫了生

時八字吳月娘便說你當初原是薛嫂兒說的媒如今還使小厮叫將薛嫂兒來兩個同拏了帖兒去說此親事總是禮不多時便玳安兒叫了薛嫂兒來見陶媽七道了萬福當行見當行拏着帖兒出離西門慶家門往縣衙內話去一個是這裡冰人一個是那頭保山兩張口四十八個牙這一去管取說得月裡嫦娥尋配偶巫山神女嫁襄王陶媽七在路上問薛嫂兒你就是這位娘子的原媒薛嫂道便是陶媽七問他原先嫁這裡根兒是何人家的女兒嫁這裡是女兒是再嫁這薛嫂兒便一五一十把西門慶當初從楊家娶來的話告訴一遍因見婚帖兒上寫女命三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生說只怕衙內嫌年兒大些怎了他今纔三十一歲倒大六歲薛嫂道咱拏了這婚帖兒交個過路的先生

生算看年命妨得不妨得若是不對咱瞞他几歲兒也不算說謊

極力寫媒人是根薛嫂餘意

二人來來再不見祭過响板的先主只見路南遠

上的一个卦肆青布帳幔其着兩行大字子平推責賤鉄筆判榮

枯有來算命直言不容情帳子底小安放一張桌了裡面坐着

個能快算的先生這兩個媒人向前道了萬福先生便請坐下

薛嫂有个女命累先生算一算向袖中拏出三分命金來說不

當輕謂先生叔且收了路過不會多帶錢來先生道請說八字陶

媽七遞與他婚帖看上面有八字生日年紀先生道此是合婚一

面指指尋緣把算子搖了一播開言說道這位女命今年三十七

歲了十一月廿七日子時生甲子月辛卯日庚子時理取印綬之

格女命進行見在丙申運中丙合辛生往後大有威权執掌正堂

夫人之命

作者其志如此

四杜中雖天星多然是財命益夫發福受夫寵

愛這兩年定見刑剋見過了不曾薛嫂道已尅過兩位夫主了先

生道若見過後來好了薛嫂見道他往後有子沒有先生道子

運直到四十一歲總有一子養老一生好造化富貴榮華無比取

批下命詞四句道

明出杏花 嬌姿不失江梅態

三揭紅羅兩面眉

會看馬首昇騰日

脫却寅皮玉意移

薛嫂問道先生如何是會看馬首昇騰日脫却寅皮任意移這兩

可俺每不懂起動先生講說講說先生道馬首者這位娘子如今

嫁个属馬的夫主才是貴星享受榮華寅皮是尅過的夫主是属

虎的雖故寵愛只是偏房往後一路功名直到六十八歲有一子

壽終夫妻偕老兩個媒人說道如今嫁的倒果是個属馬的只怕

次了好几歲配不來求先生改少兩歲總好先生道既要改就改

做丁卯三十四歲罷

作者直欲不爲數命所縛

薛嫂道三十四歲與属馬的也

合的着麼先生道丁火庚金火逢金煉定成大器正合得着當下

改作二十四歲兩個拜辭了先生出離卦肆還到縣中門子報入

衙內便喚到陶嫂二媒人旋磕了頭衙內便問那個婦人是那里

的陶媽上道是那邊媒人因把親事說成告訴一遍說娘子人材

無比的好只爭年紀大些小媳婦不敢自硬隨衙內老爹尊意討

了個婚帖在此于是進上去李衙內看了上寫着三十四歲十一

月廿七日子時生說道就大三兩歲也罷薛嫂見插口道老爹見

的多自古道妻大兩黃金長妻大三黃金山

不差一字可嗟可想這位娘子

人材出眾性格溫柔諸子百家掌家理紀自不必說衙內道我已
見過不必再相只擇吉日良時行茶禮過去就是了兩個媒人稟
說小媳婦几時來伺候衙內道事不可稽遲你兩個明日來討話
往他家說每人賞了一兩銀子做脚步錢兩個媒人歡喜出門不
在話下這李衙內見親事已成喜不自勝即喚廊吏何不韋來商
議對父親李知縣說了令陰陽生擇定四月初八日行禮十五日
在娶婦人過門就兌出銀子來委托何不韋小張開買辦茶紅酒
禮不必細說兩個媒人次日討了日期往西門慶家回月娘玉樓
話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曾向藍田種玉來四月初八日縣中備
辦十六盤美果茶餅一副金絲冠兒一副金頭面一條瑪瑙帶一
副打當七事金鑲銀釧之類兩件大紅官錦袍兒四套粧花衣服
三十兩聘金其餘布絹綿花共約二十餘拾兩個媒人跟隨廊吏
何不韋押担到西門慶家下了茶可十五日縣中撥了許多快手

字備司人

嘆

不田借

間漢來搬抬孟玉樓床帳嫁粧箱籠口娘看看但是他房中之物
盡數都交他帶去恨無張原舊西門慶在日把他一張八步彩漆

四一阻

床陪了大姐月娘就把潘金蓮房中那張螺鈿床陪了他玉樓要

蘭香跟隨過去留下小鶯與月娘看哥兒月娘不肯說你房中

頭我怎好留下你的左右哥兒有中秋兒綉春和奶子也勾了玉

樓正栖下一對銀回匕壺與哥兒要子做一念兒其餘都帶過去

了挑揚姑到晚夕一頂四人大轎四對紅紗灯笼八個皂隸跟隨

娘向盆

來娶玉樓戴着金梁冠兒揸着滿頭珠翠胡珠干身穿大紅通袖

袍兒先辭拜西門慶靈位來去分明若云改過焉去邪歸然後拜

月娘月娘說道孟三姐你好狠也你去了撇的奴孤另兀獨自一個和誰作伴兒月娘始終不識王樓兩個攜手哭了一回然後家中大小都送出大門媒人替他帶上紅羅銷金蓋祿揹着金寶瓶月娘守寡出不的門請大姨送親送到知縣衙裡來滿街上人看見說此是西門大官人第三娘子嫁了知縣相公兒子衙內今日吉日良時娶過門也有說好的也有說反的說好者當初西門大官人怎的爲人做人今日死了止是他大娘子守寡正大有兒子房中攪不過這許多人來都交各人前進甚有張主有那說反的街談巷議指戳說道西門慶家小老婆如今也嫁人了當初這厮在日專一寔天喜理貪財好色姦騙人家妻女今日死了老婆帶的東西嫁人的好人婦人常言三十年字報而今即下就報了旁人紛紛議論不題衆妾食用旁人語一結又王樓之于西門仇仇山今幸而不終陷溺復有安身立命之時視此話小失志能不撫膺長嘆今而後方知在青天白日之且說孟大姨送親到縣衙內鋪陳床帳停當留坐酒席來家李衙內賞薛嫂兒陶媽七每人五兩銀子一段花紅利市打發出門至晚兩個成親極盡魚水之歡于飛之樂到次日吳月娘送茶完飯楊姑娘已死孟大姑子二姑子孟大姨都送茶到縣中衙內這邊下回書請衆親戚女眷做三日北彩由吃筵席都是三院樂人妓女動鼓樂扮演戲文筵席何如吳月娘那日亦滿頭珠翠身穿大紅通袖袍兒百花裙繫蒙金帶坐大轎來衙中做三日赴席比花大娘子楊在後所吃酒知縣奶兒出來陪待月娘回家因見席上花攢錦簇歸到家中進入後邊院落靜悄悄無個

人接應想起當初有西門慶在日姊妹們那樣開熱往人家赴席來家都來相見說話一條板橋坐不了如今並無一個見了一面

平

只有穿窓皓月知

這裡月娘悲悶不題却說李衙內和王樓兩個女貌郎才如魚似水正合着油瓶蓋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離端詳玉環容貌越看越愛極力將王樓一寫自熱結後又見帶了兩個從妹了鬟一箇蘭香年十八歲會彈唱一個小鴛年十五歲俱有顏色心中歡喜投入脚處有詩爲証

堪誇女貌與郎才

天合姻緣禮所該

十二巫山雲雨會

兩情願保百年偕

原來衙內房中先頭娘子丟了一個大了頭約三十年紀名喚王

簪兒

後來嚴州之縣原從一簪起此寫王簪綱爲下文地也。又玉樓鐫名于簪則簪于玉樓是一名字此又作者乾場深意

言雖一朝天理不真使我輩能意我又不取以浮名累是也

專一搽脂搽粉作怪成精頭上打

着盤頭揷簪用手帕苦盪周圍勒銷金箱兒假充作鬆髻身上穿一套怪綠喬紅的裙襖脚上穿着雙撥船樣四個眼的剪絨鞋約長尺二在人根前輕身浪蕩做熟拳班

所爲浮名也

衙內未娶玉樓時

他便逐日頓羹頓飯殷勤扶持不說強說不笑強笑何等精神自從娶過玉樓來李衙內和他如膠似漆把他不去秋採這了頭就使性兒起來一日衙內在書房中看書這王簪兒在厨下頓了一盞好果仁炮茶雙手用盤兒杜來書房裡笑嘻嘻掀開簾兒送與

衙內不想衙內看了一回書搭伏在書桌就睡着了這玉簪兒叫道爹誰似奴疼你頓了這盞好茶來與你吃你家那新娶的娘子還在被窩裡睡得好覺兒怎不交他那小大姐送盞茶來與你吃因見衙內打盹在根前只顧叫不應說道老花子你黑夜做夜作使之了也怎的大白日打盹睡起來吃茶那衙內醒了看見是他喝道怪婢奴才把茶放下與我過一邊去這玉簪兒滿臉羞紅使性子把茶丟在桌上出來說道好不識人故重奴好意用心大清早辰送盞茶兒來你吃倒噁喝起我來常言醜是家中寶可喜惹煩惱我醜你當初瞎了眼誰交你要我來各之難彼衙內聽見趕上儘力踢了兩靴脚這玉簪兒登時把那付奴臉膀的有房梁高也不擦臉了也不頓呆了人處一屁股就在玉樓床上坐下趕着玉樓也不叫娘只你也我也無地又壓伏蘭香小鴛說你休趕着我叫姐只叫姨娘我與你娘係大小之分又說你只替地叫罷休對着你爹叫你每日跟隨我後用心做活你若不听我說老娘拏鉄錘子請你名之回後來几次見衙內不理他他就撒懶起來睡到日頭半天還不起來飯兒也不做地兒也不掃玉樓分付蘭香小鴛你休靠玉簪兒了你二人口去厨下做飯打發你爹吃罷這玉簪兒又氣不憤使性謗氣羣家打款在厨房內打小鴛罵蘭香賊小奴才小淫婦兒碓磨也有個先來後到先有你娘來先有我來都是你娘兒們占了罷不獻這個勤兒也罷子當原先俺死的那個娘也沒曾失口叫我声玉簪兒你進門几日就題名道姓叫我各之難我是你手裡使的人也

怎的你未來時我和俺爹同床共枕那一日不睡到齋時纔起來
和我兩個如糖拌蜜如蜜攪酥油一般打熟房中事那些兒不打
我手裡過自從你來了把我蜜罐兒也打碎了把我姻緣也拆散
開了一攤七到我明間冷清七支板櫬打官舖再不得嘗看俺爹
那件東西兒如今甚麼滋味了我這氣若也沒處訴名之曰訴苦如此你
當初在西門慶家也曾做第三個小老婆來你小名兒叫玉樓敢
說老娘不知道點名焉玉你來在俺家你識我見大家臊着些罷
了會那等喬張致呼張喚李誰是你買到的屬你管轄不成玉樓
在房中聽見氣的發昏又不好聲言對衙內說名之曰說人如此一日熱天
也是合當有事必于熱處隱名方可無悔晚夕衙內分付他厨下熱水擎浴盆
來房中要和玉樓洗澡玉樓便說你交關香熱水能休要使他約
內不從說道我便使他休要約了這奴才玉樓見衙內要水和
婦人共浴蘭湯效魚水之歡必死心方心中正沒好氣望浴盆進
房往地下只一墩用大鍋燒上一鍋滾水口內啞口啞口說道也
沒見這浪淫婦刁鑽古怪楚害老娘無故也只是個浪精貓沒三
日不掣水洗像我與俺主子睡成月也不見煎水兒也不見展浴
了甚麼佛眼兒偏這淫婦會兩番三次才燈老娘直罵出房門來
玉樓聽見也不言語衙內听了此言心中大怒燥也洗不成精香
梁勒着鞋向床頭取拐子就要走出來婦人攔阻住說道隨他罵
罷你好惹氣只怕熱身名之曰熱子出去風武着名之曰武你倒值了多的小名如此衙
內那裡按納得住說道你休管這奴才無禮向前一把手採住他
頭髮他踏在地下輪起拐子兩顆打將下來饒玉樓在旁勸着還

狂了二三十下在身打的這了頭急了跪在地下告說爹你休打我。我想爹也看不上我在家裏了。我不求名。情願賣了我罷。衙內所了亦發惱怒起來。又狠了凡下。王樓勸道。他既要去。你不去打倒沒得氣了。你衙內隨令伴當即時叫將陶媽上來。把玉簪兒領出去。便賣銀子來交。不在話下。正是蛟虫遭扇打。只爲嘴傷人。玉簪一段疑王蛇。正不知他爲玉樓描寫一生則氣。如此方出。又古詩曰。不可貪而害。亦非可求之物也。有詩爲証。
百金啼後人苦毒
見者多言聞者服
惟有我鳴事若何
只爲人前口嘴多

第九十二回

敬濟已爲雪娥打固云。菱荷憔悴矣。乃猶可支持殘葉。至此則又入嚴州。夫嚴州者嚴霜也。今此一入霜上。加霜不全根披剝。將安往哉。幸有徐對救命。夫對者風也。徐風者言雖有雪上之霜。幸而風威不急。猶可踉蹌支吾。于徐風之下。有一日。張勝巡風。則風利如刀。刀利如風。方是入骨之朔風。吾不知敗荷葉之殘。豈爛蓋吹向何方去也。

賣去玉簪。買一滿堂。夫滿堂者紅也。此與杏花自是二色。當相安無疑矣。

鐵指甲楊二郎枯柳枝也。羅風賣雨。夫柳枝當嚴冬之時。其穿破爛之菱荷。何難之有。一旦因風吹雨打。潦倒敗荷葉。何

能當哉

李遇嚴霜亦當少挫故李通判父子至嚴州均受辱但必寫
至衙內寧死不離玉樓則所以報玉樓者至矣誰謂守志特
時者之不得美報也哉

第九十二回

陳敬濟陷嚴州府

吳月娘大鬧授官所

曰

猛虎馮其威

往亡遭急縛

雷吼徒咆哮

枝撐已在脚

忽看皮寢處

無復時閃爍

人有甚下折

足以動元惡

話說李衙內打了玉簪兒一頓即時叫陶媽兒來領出賣了八兩

銀子另買了个十八歲使女名喚滿堂兒土灶

蓋云滿堂兒不厭一个俗八多是也

不在話下却表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如來家交還了許多床帳粧

奩箱籠家伙

此處一為鋪張許多東西見月娘實散濟許多東西至此方吐也又為瓶兒一痛

三日一塲

嘆五日一塲開問他娘張氏要本錢做買賣他母舅張圍練來問

他母親借了五十兩銀子復謀管事被他吃醉了在張舅門上罵

嚷他張舅受氣不過另問別處借了銀子幹成管事還把銀子父

還將來

故云荷盡已無榮雨蓋然則團練奈何不去

他母親張氏看了一塲重氣染病

在身日逐臥床不起終日服藥請醫調治吃他逆毆不過只得兌

出二百兩銀子與他叫陳定在家門首打開兩間房子開布鋪做

買賣敬濟便逐日結交朋友陸三郎楊大郎狐朋狗黨比十兒在

舖中彈琵琶抹骨牌打雙陸吃半夜酒看上把本錢弄下去了陳
定對張氏說他每日飲酒花費張氏听信陳定言語便不肯托他
敬濟反說陳定染布去剋落了錢把陳定兩口兒撞出來外邊居
往知搭了楊大郎做夥計這楊大郎名喚楊光彥綽號爲鉄指甲
專一糴風賣雨架說鑿空他許人話如捉影捕風騙人財似探囊
取物更甚比伯舅這敬濟問娘又要出三百兩銀子來添上共湊了五
百兩銀子信在他往臨清販布去這楊大郎到家收拾行李跟着
敬濟從家中起身前往臨清馬頭上尋缺貨去一路總寫敬濟呆
處較西門遠甚方
可爲嚴州作地到了臨清這臨清市上是個熱鬧繁華大馬頭去處商賈
往來之所車輛輻輳之地有三十二條花柳巷七十二座官絃樓
宣敬濟終是年小後生被這楊大郎酒色迷了心頭金銀財
物不計其數走在一處花見了一個將頭名喚爲金蓮生自
風流俏麗色藝雙全問青童多少鴉子說如兒是老身親生之女
止是他一人掙錢養活今年青春終交二九一十八歲敬濟一見
心目蕩然與了鴉子五兩銀子房金一連和他歇了凡夜楊大郎
見他愛這粉頭留連不捨在旁花言說念就要娶他家去鴉子開
口要銀二百二十兩講到一百兩上兌了銀子娶了來家一路上
是轎抬着楊大郎和敬濟都騎馬押着貨物車走一路楊鞭走馬
那樣灌雪正是

多情燕子樓

馬道空回首

載得武陵春

暗作鴛鴦友

張氏見敬濟貨到販得不多把本錢到娶了一個唱的來家又着

了口重氣嗚呼哀哉斷氣身亡

比金蓮重活施上何如這敬濟不

免買棺裝殮念經做七停放了一七光景發送出門祖塋合葬他

世舅張團練看他娘面上亦不利他一般見識省筆亦這敬濟坟

上款墓回來把他娘正房三間中間供養靈位那兩間收拾與馮

金寶住大姐倒住着耳房又替馮金寶置了丫頭重喜兒伏侍門

前楊大郎開着舖子家裡大酒大肉買與唱的吃每日只和唱的

睡把大姐丟着不去瞅睬一日打听孟玉樓嫁了李知縣兒子李

衙門帶過許多東西去又為罵張四三年在滿李知縣陞在浙江

嚴州府做了通判領馮起身打水路赴任去了這陳敬濟因想起

昔日在花園中拾了孟玉樓那根簪子就要把這根簪子做个証

見趕上嚴州去一簪之針線只說玉樓先與他有了姦情了他這

金銀箱籠應沒官之物那李通判一个文官多大湯水聽見這個

利害的声不怕不叫他兒子雙手把老婆奉與我上那時娶將來

家與馮金寶做一對兒落得好受用不必定知是正是計就月中

擒玉兒謀成日裡捉金鳥敬濟不來到好此一求正是失曉人家

逢五道冥冷餓鬼墮鐘二語有人用之久矣連上有詩為証

趕到嚴州訪玉人

人心難料似石沉

候門一人深如海

從此蕭郎落陷坑

一日陳敬濟打點他娘箱中尋出一千兩金銀留下一百兩與馮

金寶家中盤纏把陳定復叫進來看家并門前舖子發賣零碎布

匹他與楊大郎又帶了家人陳安押看九百兩銀子從八月中秋

起身前往湖州販了半船絲綿細絹來到清江浦馬頭上濟泊住
了船隻投在个店主人陳二店內交陳二殺雞取酒與楊大郎共
飲上酒中間和楊大郎說夥計你暫且看守船上貨物亦是熟結
蓋西門結而不以爲真敬濟不結而不在二郎店內累住數日等
以爲假故西門之受騙較敬濟少可我和陳安拿些人事禮物往浙江嚴州府看七家姐嫁在府中多
不上五日少只三日就來楊大郎道可去只顧去兄弟情願店中
等候哥到日一同起身這陳敬濟于不合和陳安那陳安
更妙身邊帶了些銀兩人事禮物有目取路運到嚴州府有日二字內
大郎已去遠矣進入城內投在店內安下打听李通判到任一个月家小船隻
纔到三日這陳敬濟不敢怠慢買了四盤禮物兩疋紵絲尺頭兩
細酒陳安看着他便揀選衣帽齊整眉目光鮮運到府衙前與門

吏作揖道煩報一書說我是通判李老爹衙內新娶娘子的特

二舅來探望方知前請二白用濟陪坐之姓這門吏听了不敢怠慢隨即稟報

進去衙內正在書房中有書所見是婦人兄弟今左右先把禮物
抬進來一而忙整衣冠道有請把陳敬濟請入府衙所上敘禮分
賓主坐下說道前日做親之時怎的不曾二舅敬濟迫在下因在
川廣販貨一年方回不知家姐嫁與府上有失親近今日敬備薄
禮來看七家姐李衙內道一向不知失礼恕罪恕罪須與茶湯已
罷衙內令左右把礼帖并禮物取進去對你娘說二舅來了孟玉
樓正在房中坐的只所小門子進來報說孟二舅來了王樓道再
有那个孟舅莫不是我二哥說來家了千山萬水來看我只見
伴當捧進禮物和帖兒來上面寫着看生孟說就知是他兄弟一

面道有請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玉樓裝點打扮俟候出見只見
衙內談進來玉樓在簾內觀看可霎作怪不是他兄弟却是陳姐
夫他來做甚麼等我出去看他怎的說話常言親不親故鄉人美
不美鄉中水雖然不是我兄弟也是我女招人家一面整粧出來
拜見那敬濟說道一向不知姐上嫁在這復沒曾看得總說得這
句不想門子來請衙內外邊有客來了這衙內分付玉樓款待二
舅就出去待客去了玉樓見敬濟磕下頭去連忙還禮說道姐夫
免禮那陣風兒刮你到此敘畢禮數讓坐叫蘭香看茶出來吃了
茶彼此敘了些家常話見玉樓因問大姐好麼敬濟就把從前西
門慶家中出來并討箱籠的一節話告訴玉樓

語計戶娘之情以
扶玉樓以下文

不能當面

玉樓又把他討箱籠上文生示過書也見春梅在金蓮文

土燒紙的話告訴他又說我那時在家中也曾勸你大娘疼女兒

就疼女婿親姐夫不曾養活了外人他听信小人言語把姐夫打

發出來落後姐夫討箱子我就不知道敬濟道不瞞你老人家說

我與六姐相交誰人不知

借金蓮以動王樓文
字通清一絲不亂

生上吃他信奴才

言語把他打發出去總吃武松殺了他若在家那武松有七个頭

八个胆敢往你家來殺我這仇恨結的有海來深六姐死在陰

司裡也不饒他玉樓道姐夫也罷去開手的事自古冤仇只可解

不可結說話中間了鬟放下桌兒擺上酒來盃盤設品堆滿春檯

玉樓斟上一盃酒雙手遞與敬濟說姐夫遠路風塵無事破費且

請一盃兒水酒這敬濟用手接了唱了喏亦斟一盃回奉婦人敘

禮坐下因見婦人姐夫長姐夫短叫他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淫

婦怎的不認犯只叫我姐夫等我慢上的探他呆乃當下酒過三巡餚添五道彼此言來語去說得八港這敬濟酒蓋着臉兒常言酒情深似海色胆大如天見無人在根前先丟几句邪言說入去道我兄弟思想姐上如渴思漿如熱思涼想當初在丈人家怎的在一處下煤抹牌同坐雙上似舊燕一般誰承望今日各自分散你東我西王樓笑道姐夫說自古清者清而濁者濁久而自見王樓之言不忠而嚴敬濟笑嚙上向袖中取出一包雙兒兒的香茶遞與婦人說如上有情可憐見兄弟吃我這個香茶見說着就連忙跪下那婦人登時一點紅從耳畔起把臉飛紅了一手把香茶包兒掠在地下說道好不識人敬重奴好意遞酒與你你到戲弄我起來就撒了酒醋生方里去了敬濟見也不理二回抬起香茶來就發話道我好意來看你已到變了卦兒你敢說你嫁了通判兒子好漢子不採我了你當初在西門慶家做第三個小老婆幾曾和我兩個有首尾因向袖中取出舊時那根金頭銀簪子擎在手內說這不是誰人的你既不和我有緣這根簪兒一落在我手裡上面還刻着王樓名字你和大老婆串同了把我家寄放的八箱子金銀細軟玉帶寶石東西都是當朝楊戩寄放慮沒官之物都帶來嫁了漢子我叫你不要慌到八字八錢兒上和你答話王樓見他發話擎的簪子委是他頭上戴的金頭蓮花簪兒昔日在花園中不見怎的落在這短命手裡恐怕嚇的家下人知道須臾變作笑吟上臉兒惟此一變直如夜叉現形鐘馗出像也走將出來一把手拉敬濟說道好如夫奴聞你要子如何就惱

起來因觀看左右無人悄上說你既有心奴亦有意兩個不離分
說樓着就親嘴這陳敬濟把舌頭似蛇吐信子一般就舒到他口
裡交他哂說道你叫我聲親上的丈夫總算你有我之心此寫得活
現婦人道且禁言只怕有人所見敬濟悄上向他說我如今治了
牛般貨在清江浦等候你若肯下顧時如此這般到晚夕假扮門
子私走出來跟我上船家去成其夫婦有何不可他一個文職官
怕是非莫不敢來抓弄你不成婦人道既然如此也罷約會下你
今晚在府牆後等着奴有一包金銀細軟打牆上繫過去與你接
了然後奴總扮做門子打門裡出來跟你上船去罷看官聽說正
是化人有意那怕粉牆高萬丈紅粉無情總然共坐隔于山當時
孟玉樓告家母不如此教人下如此教人下得這小奴要
如今妙道李衙內有前科文且人物風流書卷年爲潘安上進
矣後生人都如此恩情美滿他天拘你做甚休說平日又無連手這個郎
君也是合當倒運就吐實話泄洩與他到吃婆娘哄賺了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難保不懷毒

當下二人會下話這敬濟吃了几盃酒告辭回去李衙內連忙送
出府門陳女跟隨而云衙內便問婦人你兄弟住那裡下處我明
日回拜他去送些禮程與他婦人便說那裡是我兄弟他是西門
慶家女婿如此這般來拘搭要拐我出去奴凡約下他今晚三更
在後牆相等咱不如將計就計把他當賊拏下除其後患如何拿
敬濟蓋爲青放諸物之言有以衙內道討討這厮無端自古無毒
不丈夫不是我去尋他上自來送死一面走出外邊叫過左右伴

當心腹快手如此這般預備去了。這陳敬濟不知机變，至半夜三更果然帶領家人陳安來府衙後墻下以咳嗽為號。只所墻內五樓窗首打牆上撞過一條索子去。那邊繫過一大包銀子。原來是庫內拏的二百兩贓罰銀子。衙門庫中取銀通判不知這敬濟總待知通判亦惡得無罪叫陳安擎着走。忽听一声梆子响，黑影裡閃出四五條漢，叫声有賊了。登時把敬濟連陳安都綁了。稟知李通判分付都且押送牢裡去。明日問哩。原來嚴州府正堂知府姓徐名喚徐爵。不是朔風晴和之風故感係陝西臨洮府人氏庚戌進士極是不清廉剛正受得少留也之人。如風次日升堂左右排兩行官吏。這李通判上去盡了公座。庫子呈稟賊情事。帶陳敬濟上去說昨夜至三更時分有朱不知

名今知名賊人二名陳敬濟陳安銀開庫門偷出贓銀二百

兩起墻而過致被捉獲來見老爺徐知府喝令帶上來把陳敬濟

并陳安揪採驅擁至堂所跪下。知府見敬濟年小清俊。四出一不

且便問這厮是那里人氏。因何來我這府衙公解。夜晚做賊偷盜

官庫贓銀有何理說。那陳敬濟只顧磕頭。声冤徐知府道你做賊

如何声冤。李通判在旁欠身使道。老先生不必問他。眼見得証証

明白。何不加起刑來。徐知府即令左右拏下去打二十板。李通判

道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不然這賊便要展轉。當下兩邊皂隸把敬

濟陳安拖番大板打將下來。這陳敬濟口內只罵誰知淫婦孟三

兒陷我至此冤哉冤哉。卿自陷耳三這徐知府終是黃堂出身官

人。听見這一声必有緣故。總打到十板上。喝令住了。且收下監去。

明日再問。李通判道。老先生不該發落他。常言人心似鉄。官法如

炕從容他一夜不打緊就翻異口訶徐知府道無妨吾自有主意當下獄卒把敬濟陳安押送監中去訖這徐知府心中有些疑忌即喚左右心腹近前如此這般到監中探听敬濟所犯來歷即便回報這幹事人假扮作犯人只敬濟晚間在一捆上睡問其所以我看哥上青春年少不是做賊的今日落在此打屈官司敬濟便說一言難盡小人本是清河縣西門慶女婿這李通判兒子新娶的婦人孟氏是俺文人的小舊與我有姦的今帶過我家老爺楊戩寄放十箱金銀古玩之物來他家我來此問問他索討反被他如此這般欺負何一狂且身分把我當賊拏了苦打成招不得見其天日是好苦也這人听了走來官所告報徐知府知府道如何我這人官宦出身方為打衙內身分這徐知府把陳敬濟陳安提上來捕了口前放了張無事的供狀喝令釋放李通判在旁邊不知還再三說老先生這虧賊情既的不可放他反被徐知府對佐貳官員着實說了李通判一頓說我居本府正官與朝廷幹事不該與你家官報私仇誣陷平人作賊你家兒子娶了他女人西門慶妾孟氏帶了許多東西應沒官贓物金銀箱籠來他是西門慶女婿經來索討前物你如何假捏賊情拏他八罪叫我替你家出力做官養兒養女也要長大若是如此公道何堪得如此方激當所把李通判數說的滿面羞慚垂首喪氣而不敢言陳敬濟與陳安便釋放出去了良人徐知府退堂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燥使對夫人大嚷大叫道養的好不肖子今日吃徐知府當堂對眾同僚官

更儘力數落了我一頓可不氣殺我也夫人慌了便道甚麼事李
通判卽把兒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來氣殺我也說道
你豈得好賊他是西門慶家女婿因這婦人帶了許多裝奩金銀
箱籠來他口口声声說是當朝逆犯楊戩寄放應沒官之物來問
你要說你假盜出庫中官銀當賊情拏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
堂徐知府對衆數說了我這一頓此是我頭一自官未做你照顧
我的我要你這不肖子何用卽令左右兩點般大板打將下來可
憐打得這李衙內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夫人見打得不像模樣在
旁哭泣勸解孟玉樓立在後所角門下掩淚酒听當下打了三十
大板李通判分付左右押着衙內卽時與我把婦人打發出門令
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節那李衙內心中悲悲去時也不
只顧在父母跟前啼哭哭聲裏把兒子打死爹上跟前並捨不的
婦人寫玉樓尋李通判把衙內用鉄索城鎖在後堂不放出去只
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場年紀五十餘歲也只落
得這點骨血不爭爲這婦人你囚死他住後你年老休官倚靠何
人照照西門又曰李通判道不然他在這里須帶累我受人氣夫
人道你不容他在此打發他兩口兒回原籍真定府家去便了通
判依听夫人之言放了衙內限三日就起身打點車輛同婦人歸
鄉強縣家裡收書去了至此方結玉樓夫玉樓直告人言定東強
在首矣是卽所爲仁也所却表陳敬濟與陳安出離嚴州府到寺
爲孝也作者目命以此中取了行李逕往清江浦陳二店中來尋楊大郎陳二說他三日
前說你有信來說不得來他收拾了貨船起身往家中去了這敬

齊不信還向河下去弄船隻撲了个空說道這天殺的如何不等
我來就起身去了况新打監中出來身邊盤纏已無和陳安不免
搭在人船上把衣衫解當討吃歸家忙忙似喪家之犬急上如漏
網之魚隨行我尋場大郎並無踪跡那時正值秋暮天氣樹木凋
零金風搖落甚是淒涼有詩八句單道這秋天行人最苦

栖上菱荷枯

葉上梧桐墜

蛩鳴腐草中

雁落平沙地

細雨濕青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曉秋滋味

有日敬濟到家陳定正在門首看見敬濟來衣衫藍襖面貌梁

俟與西門衙

今被場大郎這天殺的把我貨物不知拐的往那

里去了先使陳定往他家探听他家說還不曾來家陳敬濟又親
去問了一遍沒下落心中着流走入房來那馮金賣文和西門

大姐首南面北自從敬濟出門兩個合氣直到如今大姐便教馮
金定緊着銀子錢轉與他鴿子去了他家鴿兒成日來嘴藏背後

打酒買肉在房裡吃家中娶的沒有睡到晌午諸事也不買只熬
俺們會凡何時西門馮金定又說大姐成日橫草不拈豎草不動

偷木換燒餅吃又把煮的醃肉偷在房裡和了頭元宵兒同吃這
陳敬濟就信了反罵大姐賊不是才料淫婦你害饒陸陸店了是

飯吃之偷米出去換燒餅吃又和了頭打夥見偷肉吃把元宵兒
言西聚

打了一頭把大姐踢了幾腳這大姐急了趕着馮金堂兄撞頭罵道好養漢的淫婦你偷盜的東西與兒子不值了到學舌與漢子說我偷米偷肉犯夜的倒坐在巡更的了又是金堂兄教漢子踢我七和你這淫婦兌換了罷要這命做甚麼這散濟道好淫婦你換兌他你還不值他的腳指頭兒哩也是合當有事干是一把子採過大姐頭髮來用掌打却踢踢了打七得大姐鼻口流血半日甦醒過來這散濟便歸唱的房裡睡去了聽着大姐在下邊房裡嗚嗚咽嗚只顧哭泣元宵兒便在外間睡着了可憐大姐至半夜用一條索子懸梁自縊身死年二十四歲到次日早晨元宵起來推裡間不開上房散濟和馮金堂還在被窩裡使他二頭重喜兒來

不知真性歸何處

疑在行雲秋水申

陳定所見大姐死了恐怕連累先走去報知月娘人皆月娘聽見大姐吊死了散濟娶唱的在家正是冰厚三尺不是一日之寒率領家人小廝了幾媳婦七八口往他家來見了大姐屍首吊得直挺挺的哭喊起來將散濟掣住揪採亂打渾身錐子眼兒也不訂

第一
數套寫來逼真唱的馮金寶躲在床底下探出來也打了個兒死
把門眼戶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帳都還搬的去了歸
家請將吳大舅二舅來商議凡事必大舅二舅商議一為人情大
舅說姐七你趁此時咱家人死了不到官到明日他過不的日子
還來纏要箱籠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如到官處斷開了庶杜絕
後患月娘道哥見得是一面寫了狀子次日月娘親自出官來到
本縣授官所下遞上狀去原來新在知縣姓霍名大立湖廣黃岡
縣人氏舉人出身為人鯁直所見係人命重事即升所受狀見狀
上寫著

告狀人吳氏年三十四歲係已故千戶西門慶妻狀告為惡婿
欺凌孤孀听信娼婦熬打逼死女命乞憐究治以存殘喘事此
有女婿陳敬濟逼害事投訴民家居住數年平日吃酒行兇不
肯木分打出吊入氏懼法逐離出門豈期敬濟懷恨在家將氏
女西門氏時常熬打一向含忍不料伊又娶臨清娼婦馮金寶
來家查氏女正房居住聽信夢調將女百般痛辱熬打又抹去
頭髮渾身受傷受忍不過比及將死于本年八月廿三日三更
時分方纔將女上吊逼死切思敬濟恃逞兇頑欺氏孤寡聲言
還要持刀殺害等語情理難容乞賜行拘到案嚴究女死根因
盡法如律庶兇頑知警良善得以安生而死者不為含冤矣為
此具狀上告

本縣青天老爺

施行

這霍知縣在公座上看了狀子又見吳月娘身穿縐素腰繫孝裙

係五品職官之妻生的容貌端莊儀容閑雅將月娘一講總是醜
照所欠身起來說道那吳氏起來據我看你也是個命官張子

這狀上情理我都知了，你請回去，今後只令一家人在此伺候，就
是了。我就出牌去拏他。那吳月娘連忙拜謝了知縣，出來坐轎子
回家。委付來昭廳下伺候。須臾批了牌狀，委兩個公人一而白牌
行拘。敬濟夫婦馮金寶并兩隣保甲正身赴官聽審。這敬濟正在
家裡亂喪事，聽見月娘告下狀來，縣中差公人發牌來拏他，說的
魂飛天外，魄喪九霄。那馮金寶已被打的渾身疼痛，睡在床上，听
見人拏他，說的魂也不知有無。陳敬濟沒高低，使錢是不知事，打
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唱的都拴到縣裡。左隣范綱右隣
蔡把保甲王寬都押解了人來。那守門人來報，守門人見了王寬

陳把保甲王寬都押解了人來。那守門人見了王寬

說你這厮可惡，因何听信娼婦打死西門氏？方令上吊有何理說。
敬濟磕頭告道：望乞青天老爺察情，小的怎敢打死他？因為搭夥
計在外被人坑陷了資本，着了氣來家問他要飯吃，他不曾做下
飯，要小的踢了兩脚。他到半夜自縊身死了。知縣喝道：你既娶
下娼婦，如何又問他要飯吃？尤說不通。吳氏狀上說你打死他女
兒，方纔上吊，你还不招認。敬濟道：吳氏與小的有仇，故此無賴。小
的望老爺察情。知縣大怒，說他女兒見死了，還推賴。那個喝令左
右拏下去，打二十大板。提馮金寶上來，校了一根鐵一百敲。令公
人帶下收監。即日委典史臧不息帶領吏書保甲隣人等前至敬
濟家，抬出屍首，當場驗。身上俱有青傷，脖項間亦有繩痕。生前

委因敬濟毆打傷重受忍不過自縊身死取供具結回報縣中宋
仁所告之知縣大怒又打了敬濟十板金寶緹衣也是十板問陳
敬濟夫毆妻至死者絞罪馮金寶通決一百發回本司院當差這
陳敬濟慌了監中寫出帖子對陳定說把布舖中木錢連大姐頭
而共湊了一百兩銀子暗上送與知縣知縣一夜把招卷改了止
問了个遍令身死係難犯准徒五年運灰贖罪吳月娘再三跪問
哀告何不叫保甲改送提知縣把月娘叫上去說道娘子你女兒
頂上已有繩痕如何問他毆殺條律人情莫非忒偏向麼你怕他
後邊纏擾你我這裡替你取了他杜絕文書令他再不許上你門
就是了是作者要便敬濟與西氏割絕一面把敬濟提到跟前分
付道我今日饒你一死務要改過自新不許再上吳氏家重擾再

犯到我案下決然不饒即便把西門氏買棺裝殮發送葬埋來回
話我這裡好中文書往上司去這敬濟得了个饒父納了贖罪
歸到家中抬屍八抬停放一七念經送葬埋城外前後坐了兩
个月監候了許多銀兩唱的馮金寶也去了家中所有都乾淨了
房兒也典了剛刮刺出个命兒來再也不敢言丈母了正是禍
福無門人自招須知樂極有悲來有詩爲証

風波平地起蕭牆
水溢藍橋應有會

義重恩深不可忘
三星叔且作參商

化于道者也是故晏者安也不晏公廟則欲安其身爲任道
士徒則欲收其心我之所以爲古道者如此而無如今之爲
道則不然一味貪淫好色妄費多少心力去拉其身求其
心不穀他一夜酒杯遂使金道之三章約復出于殘莖菱荷
之口甚矣今道之移人如是也今道者即所謂金道士也蓋
後二十回內總是作者罵已之學問經濟以立言又不特文
章之妙絕今古也

晏公廟任道作徒可爲安其身心矣無端今道引入又致舊
匪復散夫陳者舊性也三者散之別音也是名陳三故有陳
三而馮金寶又來矣

比回不特寫散濟淨恨之報竟注爲玉樓之失妙絕千古

第九十三回

王莽義恤貧兒

金道士戀淫少弟

詩曰

階前舊制伊

衆裡自嫌身

氣味如中酒

清懷似別人

暖風張樂席

晴日看花塵

盡是添愁處

深居乞過春

話說陳敬濟自從西門大姐死了被吳月娘告了一狀打了一場
官司出來喝的馮金寶又歸院中去了剛剖殺出不命兒來房兒
也賣了一木錢兒也沒了一頭面也使了一家伙也沒了一又說
陳定在外邊打發人討落了錢把陳定也捲去了了家中日逐盤

費不週坐吃山空不時往楊大郎家中問他這半船貨的下落一日來到楊大郎門首叫吉楊大郎在家不在不想楊光彥拐了他半船貨物一向在外賣了銀兩四散躲閃及打听得他家中吊死了老婆他丈母縣中告他坐了半个月監這楊大郎就驚地來家住着所見敬濟上門叫他開貨船下落一徑使兄弟楊二風出來只是是一個假兄弟之親兄弟出來照一騙鬼作反踢敬濟要人你欺然則人各有親兄弟何必舍親而結假也哉把我哥七叫的外邊做買賣這几个月通無音信不知拋在江中打在河內害了性命你到地來我家尋貨船下落人命要緊你那貨物要緊這楊一風平昔是个才徒潑皮耍錢搗了肝脾上緊肉橫生胸前上黃毛亂長是一條直率光棍走出來一把手扯住敬濟就問他要人那敬濟說上爭鬪手約同家裏果後生技這

總杜着總角上學堂就流落到此地位可傷可傷你還有甚親家也不看顧你有領兒敬濟道正是俺張舅那裡一向也久不上府不好去的問了一回話老者把他讓到裡面客位裡令小廝放東兒擺山點心噴飯來叫他儘力吃了一頓見他身上單寒擎出一件青布綿道袍兒一頂毡帽又一雙毡襪綿鞋又秤一兩銀子五百銅錢如此方使一部寫玉樓的文字通與他分付說賢侄這衣服鞋襪與你身上那銅錢與你盤纏買半間房兒住這一兩銀子你擎着做上些小買賣兒也好糊口過日子強如在冷舖中學不出好人來

妾心如此方不愧王廷用之名每月該多少房錢來這理老都與你這陳敬濟扒在地下磕頭謝了說道小在知道擎着銀錢出離了

杏菴門首也不尋房子也不做買賣把那五百文錢每日只在酒

店麪居以了其事

在且不知如此

那兩銀子搗了些白銅頓銀在街三

行使

稍如此

吃巡邏的當上或奉到該方節彼處一頓受打使得

罄盡還落了一屁股磨不踏兩日把身上綿衣也輸了儀兒也換

嘴來吃了依舊原在街上討吃一日又打王杏菴門首經過杏菴

正在門首只見故河走來盪頭身上衣襖都沒了止戴着那拉帽

精脚駁鞋東的乞上縮七老者便問陳大官做得買賣如何房錢

到了來取房錢來不

不愧王庭用

那陳敬濟半日無言可對問之

再三方說如此這般都沒了老者便道呵呀賢侄你這等執不是

過日子的道理

真心如此真不愧王庭用

你又拈不的輕負不的重但做了些

小活路兒還強如乞食免外人恥笑有拈你父祖之名實心如此

飽了又與了他一條拾褲一領白布衫一雙裹脚一吊銅錢一斗

米你拏去務要做上了小買賣七些紫灰豆兒瓜子兒也過了日

子強似這等討吃這敬濟口雖答應錢米在手出離了老者門

那消几日熟食肉麵都在今舖內和在子打夥兒都吃了耍錢又

把白布衫拾褲來輸了大正月裡又抱着肩兒在街上走不好來

見老者走在他門首坊山牆底下向日陽站立

通

老者冷眼看見

他不叫他上候上捨上又到根前扒在地下磕頭

通

老者見他不

依舊如此說道賢侄這不是常策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到底

如何真得起你進來我與你說有一个去處又清閒又安得你

身只怕你不去

之心如此真是匹夫匹婦不徒其苦已推而納之篇中者看他開上寫一王樓和事便真是天下

無雜事開上寫一杏菴濟人便真見民胞物與方知敬濟跪下泥
作者學問經濟色上皆到而玉樓杏菴爲一人也道若得老伯兄
不拘那裡但安下身小的情愿就去杏菴道此去離城不遠臨清
馬頭上有座晏公廟晏者安也送鄉舟船輻輳之地錢糧極廣清
園瀟灑廟王伴道主任者人也欲與老拙相交極厚他手下也有兩
三個徒弟徒孫我備分禮物把你送與他做个徒弟出家學些
經典吹打與人家應福也是好處敬濟道老伯看顧可知好理
杏菴道既然如此你去明日是个好日子你早來我送你去敬濟
去了這王老連忙叫了裁縫來就替敬濟做了兩件道衣一頂道
髻鞋襪俱全神出之來到王老教他空屋裡洗了澡梳了頭戴上道髻
裪外換了新襖新褲上蓋青絹道衣下穿黑履履也換了四雙黑
履

如此豈是五台山趙員外等安童喜童跟隨兩個人抬了盆担出城門
徑往臨清馬頭晏公廟求止七十里一日路程比及到晏公廟天色已晚
王老下馬進八廟來只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兩邊八字紅牆正
面三間朱殿端的好座廟宇但見

山門高聳殿閣峻層高懸勅額金書彩畫出朝八相五間大殿
塑龍王一十二尊兩下長廊刻水族百千萬衆旗桿凌漢帥字
招風四通八達春秋祀禮享依時雨順風調河道民間皆祭賽
萬年香火威靈在四境官民仰賴安

山門下早有小童看見報入方丈任道士杜整衣出迎王杏菴令
敬濟和禮物且在外邊伺候不一時任道士把杏菴讓入方丈松

鶴軒敘祀說王老居士怎生一向不到敎廟隨喜今日何幸得蒙
下顧香菴道只因家中常冗所以久失拜望敘祀畢分賓主而坐
小童獻茶罷任道士道老居士今日天色已晚你老人家不去
罷了分付把馬牽入後槽棲息香菴道後事不登三寶殿老拙敬
來有一事不實未知從前容納否任道士道老居士有何見教
只顧分付小道無不領命香菴道今有故人之子姓陳名敬濟年
方二十四歲生的資格清秀伶俐只是父母去世太早自幼
失學若說他父祖根基也不是無名少姓人家有一分家當只因
不幸遭官事沒了無處棲身老拙念他乃尊舊日相交之情哭殺
人欲結欲送他來貴宮作一徒弟未知尊意如何任道士便道
老安得知居土分付小道怎敢違阻只因小道命係家下雖有兩三個走

實是任道之言非吳道之言固知要公廟比玉皇廟爲有人也香菴道這不小的不瞞尊師說
只顧放心一味老實本分胆兒又小作事見伶俐堪可作一徒弟
總是妄心任道士問几時送來香菴道見在山門外伺候还有些
不是說謊薄社伏乞笑納慌的任道士道老居士何不早說一而道有請于
是抬盒人抬進禮物任道士見帖兒上寫着謹具粗段一端魯酒
一樽豚蹄一副燒鴨二隻樹果二盒白金五兩知生王宣頓首拜
連忙稽首謝道老居士何以見賜許多重禮使小道卻之不恭受
之有愧只見陳敬濟頭戴金梁道髻身穿青絹道衣脚下雲履毡
襪腰繫絲絲生的眉清目秀齒白唇紅面如傅粉便不走進來向
任道士倒身下拜至此了四雙八拜任道士因問他多少青春敬濟

道屬馬交新春二十四歲了任道士見他果然伶俐取了他個法

名叫做陳宗美其言倘能必心在此猶是原來任道士手下有兩個

徒弟大徒弟姓金名宗明便自以為明二徒弟姓徐名宗順他

便叫陳宗美王杏菴都請出來見了禮數一面收了禮物小童掌

上燈來放桌兒先擺飯後吃酒飲品盃盤堆滿果上無非是雞蹄

和鴨魚肉之類王老吃不多酒師徒輪番勸釀凡巡王老不勝酒

力告雞房中自有床鋪安歇一宿到次日清晨小童盥水淨面柿

洗盥漱畢任道士又早來遞茶不一時擺飯又吃了兩盃酒喂飽

頭口與了抬盒人力錢細王老臨起身叫過敬濟來分付在此好

生用心習學經典听師父指教我常來看你按季送衣服鞋襪來

與你又向任道士說他若不教訓一任責治也不聽教訓

面背他又囑付敬濟名皆此等人則天下無休歇矣我去後從要

洗心改正習本等事業你若再不安分我不管你了那敬濟應諾

道兒子理會了王老當下作辭任道士出門上馬離晏公廟回家

去了敬濟自此就在晏公廟做了道士因見任道士年老亦鼻身

體魁偉声音洪亮一部髭鬚能談善飲猶是人道所為○只專迎

賓送客凡一應大小事都在大徒弟金宗明手裡那時朝廷運河

初開臨清設二閘以節水利便伏守不拘官民船到閘上都來廟

裡或求神福或來祭愿或討卦與筮或做好事也存布施錢米的

也有白送香神帛燭的也有留松簋廬席的這任道士將常署理

多餘錢糧都令家下徒弟在馬頭上開設錢米舖賣將銀子來積

積私囊猶是人他這大徒弟金宗明也不是个守本分的年約三

十餘歲常在娼樓包名妓婦是個酒色之徒手下也有兩個清潔

年小徒弟同舖歇臥日入繁又是西門慶一生註脚又是潘因

見敬濟生的齒白唇紅面如傅粉清俊乖覺眼裡說話就纏他同

房居住晚夕和他吃半夜酒把他灌醉了在一舖歇臥初時兩頭

睡便嫌敬濟脚臭叫過一個枕頭上睡上不多回又說他口氣噴

着令他吊轉身干屁股貼着肚子那敬濟推睡着不理他上把那

話弄得梗上的直豎一條棍抹了些唾津在頭上往他糞門裡只

一頂原來敬濟在冷舖中被花子飛天兒侯林兒弄過的眼子大

了那話不覺就進去了補出又這敬濟口中不言心內暗道這厮

合敗他討得十方便宜多了把我不知當做甚麼人兒與他個甜

頭兒且叫他在手內納些銀錢一面故意叫起來這金宗明

依你敬濟道你就要物搭我上不言語須依我三件事三章約後

事者每洪皮何時又見三件可息為之一嘆宗明道好兄弟休說三件就是十件事我都依

你敬濟道第一件你既要我不許你再和那兩個徒弟睡傲然又

軒葡萄架第二件大小房門上鑰匙我要執掌傲然又是月

件隨我往那裡去你休嘆我此却是金蓮輩不你都依了我我方

依你此事金明宗道這个不打緊我都依你當夜兩個顛來倒去

整住了半夜這陳敬濟自幼風月中撞甚麼事不知道當下被底

山盟枕邊海誓淫聲艷語謳吟啖品四字乃金蓮一生作用不

這金宗明哄得歡喜無盡到第二日果然把名處鑰匙都交與他

手內就不和那個徒弟在一處每日只同他一舖歇臥一日兩七

第一行書 九十三回

日三這金宗明便再三稱贊他老實我足任道所問誠實不誠實實也任道士听信又替他使錢討了一張度牒自此以後凡事並不防範這陳敬濟因此常拏着銀錢往馬頭上遊玩看見縣中架兒陳三兒陳白也可說馮金堂兒他鴇子死了他又賣在鄭家叫鄭金堂兒知今又在大酒樓上趕趁哩你不看也他去這小夥兒舊情不改所云陳拏着銀錢跟定陳三兒逕往馬頭大酒樓上來此不來倒好若來正是五百載冤家來聚會數年前嫌怨又相逢有詩爲証

人生莫惜金綾衣

人生莫負少年時

見花欲折須當折

莫待無花空折枝

開熟去處舟船往來之所

伏愛

怎見得這座酒樓齊整但見

離言映日畫棟飛雲綠欄杆低接軒窓翠簷檻高懸戶牖吹笙

如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炙壺盃擺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

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河烟水樓畔綠楊啼野

鳥門前翠柳繫花船

這陳三兒引敬濟上樓到一個閣兒裡坐下便叫店小二打抹春

拾安排一分上品酒果下飯來擺着使他下邊叫扮頭丟了須臾

只听樓榜響馮金堂上來手中拏着个厮鑽兒見了敬濟深乜道

了萬福常言情人見情人不覺發乜地兩行淚下正是

數声嬌語如鶯囀

一串珍珠落線頭

敬濟一見便拉他一處坐問道姐你一向在那裡來不見你後
 上之呆語這為金主收淚道自從縣中打斷出來我媽着了驚慌
 不久得病死了把我賣在鄭立媽家這兩日子弟稀少不免又來
 在臨清馬頭上趕趁酒客昨日明見陳三兒說你在這裡開錢鋪
 要見你一見也問錢鋪所以要見不期今日會見一面可不想殺我
 也說畢又哭了敬濟收袖中帕兒替他抹了眼淚呆後生呆說道
 我的姐七休要煩惱我如今又好了呆語好自從打出官司來家
 業都沒了投在這晏公廟做了道士師父甚是托我往後我常來
 看你因問你如今在那裡安下金主便說奴就在這橋西酒店家
 劉二那裡劉二有百十房子四外街街菓子妓女都在那裡安下
 劉二那裡來這各西門外還說着兩個金身故下這飲酒陳三兒
 邊酒一席等過甚我來金主彈唱了个曲兒與敬濟下酒名普天

樂

淚雙垂七雙淚三盃別酒別酒三盃鸞鳳對拆開拆開鸞鳳對
 嶺外斜暈看七墜看七墜嶺外暈天昏地暗徘徊不捨不捨徘徊

徊

兩人吃得酒濃時未免解衣雲雨下个房兒這陳敬濟一向不曾
 近婦人久渴的人今得遇金主儘力盤桓九雲嬌兩未肯即休須
 央事畢各整衣衫敬濟見天色晚來馮金主作別與了金主一兩
 銀子杏菴銀子如此用與了陳三兒三百文銅錢杏菴錢如此用囑
 付姐七我常來看你咱在這搭兒相和會你若想我使陳三兒叫
 我去下樓來又打發了店主人謝三郎三錢銀子酒錢敬濟回廟

中去了這馮金蓮送至橋邊方回正是

盼穿秋水因錢鈔

哭損花容爲鄧通

天止知爲令道不肯爲人道則禍患又來坐地有虎眼前盡
危几矣

雪娥歸媚固是報西門慶却又寓言梅雪爭春但雪厭而殘
荷不起今必欲扶起敗荷勢必委棄殘雪蓋又寫春梅當日
窺時度情不得不然之勢然亦順手結住雪娥下文不死不
過結煞耳此回已結住矣其娶雪娥者必用潘五蓋言春梅
之于雪娥皆金蓮成其仇也直與激打一回相照言我所以
做激打一回者蓋爲此地一結用耳文字分明之甚而取名
玉兒不過雪之別名至于寫張勝乃爲殺敬濟之線耳
寫雞犬湯特與激打一回銀絲鮓湯相映成章法

內只用几个一推一潑寫春梅悍妬急如雷

第九十四回

大酒樓劉二撒潑

酒家店雪娥爲娼

詩曰

骨肉傷殘產業荒

一身何忍去歸娼

淚垂玉筋辭官舍

步蹴金蓮入教坊

覽鏡自憐傾國色

面人初學倚門粧

春來雨露寬如河

嫁得劉郎勝阮郎

話說陳敬濟自從謝家酒樓上見了馮金寶兩個又拘搭上前情
往後沒三口不和他相會或一日敬濟有事不去金寶就使陳三
兒悄悄物事或寫書來叫他去一次或三五次或一兩日後日問
便其柴米細其房錢已更甚了歸到房中便脫紅任道士問他何

處吃酒來敬濟只說在米舖和夥計暢飲三杯解辛苦來他師兄

金宗明一力替他遮掩晚夕和他一處盤弄那勾當是不必說朝

來暮往把任道士囊篋中細軟的本錢也抵盜出大半花費了了

人家一日也是合當有事這酒家店的劉二有名坐地虎他是師

府周守備府中親隨張勝的小舅子特書專一在馬頭上開娼店

倚強凌弱舉放私債與巢窩中各娼使用加三討利有一不給搗

換文書將利作本利上加利嗜酒行兇人不敢惹他就是打粉頭

的班頭飲酒客的領袖因見陳敬濟是晏公廟任道士的徒弟白

臉小厮在謝三家大酒樓上把粉頭鄭金寶兒勾舌住了吃的楞

楞睜乚扭着碗大的拳頭有聲走來謝家樓下問金寶在那裡慌

的謝三郎連忙聲諾說道劉二叔他在樓上第二間閣兒裡便是
這劉二大叔步上樓來敬濟正與金寶在閣兒裡面飲酒做一處
快活把房門關閉外邊簾子挂着被劉二一把手扯下簾子大叫
金寶兒出來說的陳敬濟鼻口內氣兒也不敢出這劉二用脚把
門跌開金寶兒只得出來相見說劉二叔上有何說話劉二罵道
賊淫婦你少我三個月房錢却躲在這裡就不去了金寶笑嘻上
說道二叔上你家去我使媽上就送房錢來被劉二只搜心一拳
打了老婆一交把頭顱搶在墻沿下磕破血流滿地先是罵道賊
淫婦還等甚麼送來我如今就要看見陳敬濟在裡面敬濟走向前
把桌子只一掀碟兒打得粉碎那敬濟便道阿呀這是甚麼人走
來撒野劉二罵道我合你道士林七根敬濟自忘是道士看官亦
明一手撲過頭來按在地下拳打脚踢無數那樓上吃酒的人

看着都立睜了店主人謝三郎初時見劉二醉了不敢惹他次後
見打得不像模樣上樓來解勸說道劉二叔你老人家息怒他
不曉得你老人家大名誤言冲撞你要和他一般見識看小人薄
面饒他去罷這劉二那里依從儘力把敬濟打了一个發昏章第十
一章名如此不叫將地方保甲一條繩子連粉頭都拴在一處墩
鎖分付天明早解到老爺府裡去原來守備勅書上命他保障地
方巡捕盜賊兼管河道這裡拿了敬濟在道士廟中尚還不知只
說他晚夕米舖中上宿未回補却說次日地方保甲巡河快手坤
解散濟金寶顧頭口趕清晨早到府前候候先遞手本與兩個官
事張勝李安看說是劉二叔地方喧鬧一起晏公廟道士一名陳

宗美娼婦鄭金、寶聚軍牢都問他要錢，說道：「俺門是所上動刑的，一班十二人隨你罷。」正經兩位管事的，你倒不可輕視了他。敬濟道：「身邊銀錢倒有，無知小都被夜晚劉二打我時，被人掏摸的去了。身上衣服都扯碎了，那得錢來止有頭上開頂一根銀簪兒，如此結拔下來與二位管事的罷。」聚牢子擎着那根簪子走來對張勝。李安如此這般說，他一個錢兒不擎出來止與了這根簪兒，還是開銀的。張勝道：「你叫他近前等我審問。」他聚牢牢不一時擁到跟前跪下，問你几時與任道士做徒弟？俗名叫甚麼？我從未見你。敬濟道：「小的俗名叫陳敬濟，張勝一問為後文春梅問故也原是好人家兒女，做道士不久。張勝道：「你既做道士，便該習學經典，許你在外宿娼飲酒。」

子打水不瀆要他做甚？還掠與他去分付牢子等往回老爺升所，把他放在頭一按，眼見這狗男女道士就是個各錢的，只許你白要四方施主錢糧，休說你為官事，你就來吃酒，趕席也帶方汗巾兒，揩嘴等動刑時，着實加力撻打。這廝又把鄭金、寶叫上去，鄭家有忘八跟着上下打發了三四兩銀子。張勝說：「你係娼門，不過趁熱趁些衣食為生，沒甚大事看老爺喜怒不同，看惱只是一兩梭子，若喜歡只恁放出來，也不知不一時只見裡面雲板响，守備升所兩邊像掾軍牢森列，甚是齊整，但見：

緋羅繖壁紫綬，卑圍當所額挂，茜羅四下簾垂，翡翠助官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人從謹，廉鹿角旁插令旗，兩面軍牢沉重，僚僚威儀執大棍，授事立堦前，挾文書，屏旁听發放，雖然一路。

帥臣果是滿堂神道

四

當時沒巧不成話也是五百劫冤家聚會姻緣合當湊着春梅在

府中從去歲八月間已生了個哥兒小衙內先補今方半歲光景

貌如冠玉唇若塗朱守備喜似席上之珠愛如無價之寶果凡大

奶七下世守備就把春梅隔正做了夫人又補就住着五間正房

買了兩個養娘抱姊哥兒一名玉堂一名金匱兩個好名都是二

時命運通頭來也兩個小丫鬟伏侍一名翠花一名蘭花又有兩個身邊

得寵彈唱的姐兒都十六七歲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春梅房

中侍奉那孫二娘房中止使看一個丫鬟名喚荷花兒不在話下

每當這小衙內只要張勝抱他外邊頑耍遇着守備升所便在旁

邊觀看當日守備升下教了告界出外去守着看了些狀元說

你這廝是個道士如何不守清規宿娼飲酒騷擾地方行止有虧

左右掣下去打二十棍追了度牒還俗那娼婦鄭氏被一棧敲五

十敲責令歸院當差兩邊軍牢向前總待扯翻敬濟攤去衣服用

繩索綁起轉起棍來兩邊招呼要打時可雲作怪張勝抱着小衙

內正在月臺上站立觀看那小衙內看見打敬濟便在懷裡攔不

住撲着要敬濟抱張勝恐怕守備看見忙走過來那小衙內亦發

大哭起來直哭到後邊春梅跟前春梅問他怎的哭張勝便說

老爺所土發放事打那要公廟陳道士他就撲着要他抱小的走

下來他就典了這春梅所見是姓陳的此人不免輕移蓮步款款

湘裙走到款屏後面探頭觀觀打的那人声音模樣倒好似陳姐

夫一般他因何出家做了道士又叫做張勝問他此入姓甚名誰
張勝道這道士我曾問他來說俗名叫陳敬濟方知張勝春梅
暗道正是他了一面使張勝請下你老爺來這守備所上打散濟
繼打到十棍一邊還撥着唱的忽听後邊夫人有請分付牢子把
棍且閃在休打一面走下所來春梅說道你打的那道士是我姑
表兄弟看奴面上饒了他罷守備道夫人何不早說我已打了他
十棍怎生奈何一面出來分付牢子都與我放了唱的便歸院去
了守備忙使張勝叫那道士回來且休去問了你奶上請他相
見這春梅總得使張勝請他到後堂相見忽然沉吟想了一想
死便又分付張勝你且叫那人去着等我慢上再叫他度牒也不
管這陳敬濟打了十棍出離了守備府還奔來晏公廟不想在
這廟裏遇了酒家店坐地虎劉二打得臭死連老婆都淫了解到守
備府去了行止有虧便差軍牢來拿你去審問追度牒還官這任
道士听了一着年老的看了驚怕二來身体胖大因打開裏篋內
又沒了許多細軟東西着了口重氣心中痰湧上來昏倒在地眾
徒弟慌忙向前扶救請將醫者來灌下藥去通不省人事到半夜
嗚呼哀哉身亡亡年六十三歲第二日陳敬濟來到左右隣人說
你還敢廟裡去你師父因為你如此這般得了些重氣昨夜三更
鼓死了這敬濟听了說的忙上似喪家之犬急上如漏網之魚復
回清河縣城中來正是

鹿隨鄭相應難辨

蝶化莊周未可知

話分兩頭却說春梅一面使張勝叫敬濟且去着一面去歸房中
摘了冠兒脫了繡服倒在床上便捫心搥被聲疼叫換起來處與
金蓮不同自是姓急人做作說的合宅大小都慌了下房孫二娘來問道大奶
奶纏好上的怎的就不好起來春梅說你每且去休管我落後守
備退所進來見他倘在床上叫喚也慌了扯着他手兒問道你心
裡怎的來也不言言言又問那個惹着你來也不做聲二不守
備道不是我剛纔打了你兄弟你心內惱麼亦不應答三不應答
却是這守備無計奈何走出外邊麻犯起張勝李安來了你兩個
早知他是你奶上兄弟如何不早對我說却教我打了他十下惹
的你奶上心中不自在又我曾叫你留下他請你奶上相見你如何
又放他去了你這厮每却討分曉張勝李安的小道這守備奶上

告春梅望乞奶上在爺前方便一言不然爺要見責小的每哩這

春梅睜圓星眼剔起娥眉叫過守備近前說得龍人如我自心中

不好于他們甚事那厮他不守本分在外邊做道士且奈他些時

等我慢上招認他已留這守備總不厭犯張勝李安了守備見他

只管声喚又使張勝請下醫官來看脉說老安人染了六慾七情

之病着了重氣在心計將藥來又不吃都放冷了了頭每都不敢

向前說話請將守備來看吃藥只呷了一口就不吃了守備出

去下大了鬢月桂拏過藥來請奶上吃藥被春梅拿過來匹臉只

一凝罵道賊奴才你只顧望這苦水來灌我怎的果然我

肚子裡有甚麼果然沒叫他跪在面前孫二娘走來問道月桂怎

的奶上叫他跪着海棠道奶上因他拿藥與奶上吃來奶上說我
肚子裡有甚麼藥這藥來灌我叫他跪着孫二娘道奶上你委的
今日沒會吃甚麼這月桂他不曉得奶上你打他看我面上候
他這遭罷分付海棠你往厨下熬些粥兒來與你奶上吃口兒春
梅于是把月桂放起來那海棠走到厨下用心用意熬了一小鍋
粳米濃上的粥兒定了四碟小菜兒用甌兒盛着熱烘烘上房
中春梅倘在床上面朝裡睡又不敢叫直待他翻身方纔請他
爲有了粥兒在此請奶上吃粥春梅把眼合着不言語海棠又叫
道粥曉冷了請奶上起來吃粥孫二娘在旁說道大奶上你這半
日沒吃甚麼這回你覺好些且起來吃些个那春梅一砧碌了扒
起來叫奶上拿過盤來取粥在手裏呷了一口主也下床一坐

早是不曾出來拿粥來取粥在手裏呷了一口主也下床一坐

說你平白叫我起來吃粥一語大你看賊奴才教的好粥我又不

坐月子熬這黑面湯來與我吃怎麼分付奶子金釐你與我把這

奴才臉上打與他四個嘴巴當下真個把海棠打了四個嘴巴

婢觀人孫二娘便道奶上你不吃粥却吃些甚麼兒却不餓着你

春梅道你叫我吃我心內攪着吃不下去良久方人叫過小丫鬟

蘭香兒來分付道我心內想些雞尖湯兒吃與肉絲湯相對你去厨房內

對那淫婦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雞尖湯兒與我吃叫他多放些

酸笋做的酸上辣上的我吃孫二娘便說奶上分付他教雪娥做

去你心下想吃的就是藥大這蘭花不敢怠慢走到厨下對雪

娥說奶上叫你做雞尖湯快些做等着要吃哩原來這雞尖湯是

第一行書九十四回

雞雞脯翅的尖兒碎切的做成湯這雪娥一百洗手剔甲旋宰了兩隻小雞退剝乾淨剔選翅尖用快刀碎切成絲加上椒料蔥花芫荽酸笋油醬之類搗成清湯盛了兩碗兒用紅漆盤兒熱騰騰上蘭花亭到房中春梅灯下看了一呷了一口怪叫大罵起來一語你對那淫婦奴才說去做的甚麼湯精水真淡有些甚味你們只叫我吃平白叫我惹氣慌的蘭花生怕打連忙走到厨下對雪娥說奶上嫌湯淡好不罵哩這雪娥一聲兒不言語忍氣吞聲有眉從新濟舖又做了一碗多加了些椒料香噴噴上叫蘭香拿到房裡來春梅又嫌忒鹹了掣起來照地下只一潑一潑早是蘭花躲得快險些兒潑了一身罵道你對那奴才說去他不惜氣做與我吃這遭改的不好叫他討分曉這雪娥不合萬不合消上說了一句姐七几時這般大小就抖擻人起來此句不矣不想蘭花回到房裡告春梅說了這春梅不聽使罷此吉時枕肩剔監星眼圓睜咬碎銀牙通紅了粉面大叫與我採將那淫婦奴才來須臾使了奶娘丫鬟三四個登時把雪娥掠到房中春梅氣狠上的一手扯住他頭髮把頭上冠子掣了罵道淫婦奴才你怎的說几時這般大不是你西門慶家拍舉的我這般大善恨深矣自激之我買將你來伏侍你不惜氣教你做日子湯不是精淡就是苦鹹你倒還對着丫頭說我几時這般大起來來樓樓索索落我夢你何用一面請將守備來採雪娥出當天井跪着前邊叫將張勝李安族剝褪去衣裳打三十六棍兩邊家人點起明兒上灯笼張勝李安各執大棍候候那雪娥只是不肯脫衣守備恐怕氣了

他在根前不敢言語。如孫二娘在旁邊再三勸道：「隨大奶七分付打他多少，免惹他小衣罷。」不學對着下人脫去他衣服，他爺爺面上不好看的，只望奶上高抬貴手，要的他不是了。春梅不肯定要他去，衣服打說道：「那個攔我？」把孩子先摔役了。然後我也一條繩子吊着，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不。扶制得妙，又是月娘善寫，此方知上文寫月娘之妙。于是也不打了一頭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作此月娘守備說的連忙扶起，說道：「隨你打罷，沒的氣着，你當下可憐，把這孫雪娥拖番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的皮開肉綻，一面使小中子半夜叫將薛嫂兒來，即時替身領出去辦賣春梅，把薛嫂兒叫在背地分叫：『我只要八兩銀子，將這淫婦奴才妖女與我賣在娼門，這你轉多少錢，不肯你替我賣？』」

領了雪娥來家，那告娥悲上切上整哭到天明。薛嫂便勸道：「你休哭了，也是你的晦氣，冤家撞在一處，老爺見你到罷了，只恨你與他有些舊仇舊恨，折挫你連老爺也故不得土兒見他，有孩子凡事依隨他正經下邊，孫二娘也讓他几分，常言拐米倒做了倉官，說不的，了你休氣。與雪娥收淚謝薛嫂，只望早晚尋個好頭腦，我去只有飯吃罷。」薛嫂道：「他千萬分付，只叫我完全送在娼門，我養兒養女也要天理，等我替你尋個道夫獨妻，或嫁個小本經紀人家，養活你來也罷。」那雪娥子恩萬福謝了薛嫂，過了兩日，只見隣居一個開店張媽走來，叫薛嫂：「你這壁廂有甚娘子，怎的哭的悲切？」薛嫂便道：「張媽請進來坐，說道：『便是這位娘子，他是大人家。』」

出來的因和大娘子合不着打發出來在我這裡嫁人情愿不單
夫獨得免得意氣張媽上道我那邊下着一個山東賣綿花客人
姓潘排行第五年三十七歲始終爲潘五兒所囑蓋此時受辰國
敬濟弄一得雙又定因金蓮真追木
之論窮原几車花與常在老身家安下前日說他家有老母有病上
十多歲死了潘家半生光景没人伏侍再三和我說替他保頭親
事並無相巧的我看來這位娘子年紀到相當嫁與他做個娘子
罷薛媽道不瞞你老人家說這位娘子大人家出身不拘粗細都
做的針指女工自不必說又做的好湯水今纔三十五歲本家只
要三十兩銀子倒好保與他罷張媽上道有箱籠沒有薛媽道上
是他隨身衣服簪環之類並無箱籠張媽上道既是如此老身回
去對那人說叫他自家來看一看說罷就回去了

兒年小一口就還了二十五兩另外與薛媽一兩媒人錢薛媽也
沒爭競就兌了銀子寫了文書晚夕過去次日就上車起身薛媽
叫人收換了文書只兌了八兩銀子交到府中春梅收了只說實
與娼門去了那人娶雪娥到張媽家止過得一夜到第二日五更
時分謝了張媽上作別上了車運到臨清去了此是六日天氣日
子長到馬頭上纔日西時分到了潘家店那裡有百十間房子都
下看各處遠方來的菓子街院唱的這雪娥一領人一個門房半
間房子裡面炕上坐著个五六十歲的婆子還有个十七八頂老
丫頭打著盤頭簪髮抹著鉛粉紅唇穿著一弄兒軟窩衣服在炕
邊上彈弄琵琶這雪娥看見只叫得苦纔知到那漢子潘五是个

水客

到成爲潘五所誤然則六出老終難與五出皆事也

買他來做粉頭起子他個名叫玉

兒這小妮子名喚金兒每日望廟錄完出去酒樓上接客與唱做

這道路營生這潘五進門不問長短把雪娥先打了一頓睡了兩

日只與他兩碗飯吃父仰學樂器彈唱學不會又打打得身上青

紅遍子引上道兒方與他好衣穿粧點打扮門前站立倚門獻笑

眉目媚人正是這路中八時人眼不買胭脂畫紅丹有詩爲証

劣途無義更無投

南去北來休便休

一夜彩雲何處散

夢隨明月到書樓

這雪娥在酒家店也是天假其便一日張勝披守備差遣往河下

買几十个酒麴宅中造酒

酒是色

這酒家店坐他虎劉二看見他

姐夫來連打掃酒樓幾日爭在土上討閑兒里安非酒投不投非同反

的十來通酒劉二分付叫王家老姐兒趙家嬌兒潘家金兒玉兒

四個上來伏侍你張姑夫酒樓上保兒應諾下樓不多時只明得

胡梯畔笑聲兒一應兒四酒唱的打扮得如花似朵劉二書輕紗

軟絹衣裳上的樓來望上拜了四拜立在旁邊這張勝猛睜眼觀

看內中一個粉頭可又作怪到相老爺宅裡打發出來的那否如

娘子他如何做這道路在這裡那雪娥亦眉眼掃兒是張勝都不

做聲這張勝便問劉二那個粉頭是誰家的劉二道不瞞如夫他

是潘五屋裡玉兒金兒這個是王老姐一個是趙嬌兒張勝道這

潘家玉兒我有些眼熟因叫他近前悄上問他你真不是雪姑娘

恁怎生到于此處那雪娥聽見他問便見他兩行淚下便道一言

難盡如此這般具說一遍被薛嫂摸暗把我賣了二十五兩銀子
 實在這裡供應酒唱按客迎人這張勝平昔見他生的好當是懷
 心這雪娥情前懇勸酒兩個說得入港雪娥和金兒不免好過
 昆昆來唱個詞兒與張勝下酒唱畢彼此穿盃換盃荷翠偎紅吃
 白酒濃時常言世財紅粉歌樓酒誰為三般事不迷這張勝就抱
 雪娥來愛了兩個晚夕留在閣兒裡就一處睡了這雪娥枕邊風
 月耳畔山盟和張勝力盤桓如魚似水自般難迷西門月次日
 起來梳洗了頭面劉二又早安排酒殺上來與他如夫扶頭大盤
 大碗食食一頓收也行來咽飽頭目幾載米麵伴當跟臨臨出門
 與了雪娥三兩銀子分付劉二好生看顧他休叫人欺負自此以

與潘五几兩銀子就與住了他不許接人那劉二自恁要圖他如
 夫歡喜建房錢也不問他要了我酒樓撒名窠窩利刷將來替張
 勝山包錢定定雪娥柴米有詩為証

豈料當年縱意為
 色不倚勢把心欺
 禍不尋人人自取
 色不迷人人自迷

所不數人自數

回不待曉

烈山書院藏書

夫道尊而德隆不問則

大德一
淑四

東窗西廡錄來書

與敵正其兩端于其與卦下斷不得入應證一自謂要圖斷取

第九十五回

等

九寸五

虧之理。一幾不爽。月總當滿。已缺一線。漸缺。漸缺。以至於晦。而後已也。是故小玉總成婚。乃中秋月滿之時。而平安已偷金鈎于南瓦子內。蓋總滿一夜。早已如鉤。照南瓦子上也。夫月之有無消息。當問梅花。故一求春梅。而吳典恩已被辱矣。復領出金鈎。則月尚有半邊。如月娘之守寡。爲人之播弄不定。然月自是梅花主人。故又與春梅相往來也。

寫月娘之奉承春梅。處固是爲西門慶冷處描。却又作著深惡月娘之陰毒。叔詳好陰刻薄。而後用此等筆以醜之也。玳安者。蝴蝶也。觀其嬉遊之巷。可知觀其訪文嫂兒。可知文嫂者。蜂也。其女兒金大姐。上黃蜂也。蜂入林中。春光已老。故先用之以爲敬濟作媒。則當金蓮正盛之時。而後用之于林。

氏也。淫謀必。蝶更可訪。故用玳安。代首。墨莊書。在。新。眉。花。嘲。

玳安兒竊玉成婚

吳典恩負心被辱

詩曰

寺廢僧居少

橋灘客過稀

家貧奴負主

官儒更相欺

水淺魚難住

林稀鳥不棲

人情皆若此

徒堪悲復妻

話說孫雪娥賣在酒家店爲娼。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大姐死了。告了陳敬濟一狀。大家人來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帶着小鉄棍兒也嫁人去了。來興兒看守門戶。房中綉春與了王姑了。做徒弟出家去了。那來興兒自從他媳婦惠秀死了一向沒有妻室。奶子

如意兒要便引着孝哥兒在他屋裡頑耍吃東西來興兒又打酒和奶子吃兩個嘲來嘲去就刮刺上了非止一日但來前邊歸入後邊就臉紅月娘察知其事罵了一頓家醜不可外揚與了他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揀了个好日子就與來興兒完房做了媳婦了白日上灶看哥兒後邊扶持到夜間往前邊他屋裡睡了先為戒引一口八月十五日月娘生日月滿兒肥矣有吳大妗二妗子并三个姑子都來與月娘做生日在後邊堂屋裡吃酒晚夕都在孟王樓住的廂房內听宣卷到二更時分又是月娘自開端不知作者中秋兒便在後邊灶上看奈絲着月娘叫都不應月娘親自走到上房裡只見玳安兒正按着小玉在炕上幹得好看見月娘推開門

奧因不在後邊看茶去

一至于此

且在這裡做甚麼哩此為做

甚麼那小玉道我叫中秋兒灶上領条哩低着頭往後邊去了子如此配玳安便走出儀門往前邊來過了兩日大妗子二妗子三盡月娘都家去了這月娘把來興兒房騰出收拾了與玳安住却不女僧都家去了個叫來興兒搬到來昭屋裡看守大門去了替玳安做了兩床鋪蓋反是如此平一身裝新衣服平安固盪了一頂新網新帽平安又做了雙新靴襪平安又又替小玉編了一頂髮髻溺愛與了他几件金銀首飾溺愛四根金頭銀腳簪環墜戒指之類溺愛兩套段絹衣服溺愛擇日就配與玳安兒做了媳婦白日裡還進來在房中答應只晚夕臨闌儀門時便出去寫出和玳安歇去這丫頭揀好東好西甚麼不拿出來和玳安吃這月娘當看見只推不看見

常言道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主酒不均駟馬奔鎮處家不正

奴婢抱怨却說平安兒見月娘把小玉配與玳安衣服穿戴勝似

別人他比玳安倒大兩歲今年二十二歲倒不與他妻室一日在

假當舖看見傅夥計當了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鈎子月終

如金鈎詔光當了三十兩銀子那家只把銀子使了一個月加了

利錢就來贖討傅夥計同玳安尋取來放在舖子大櫥櫃裡不隄

防這平安兒見財起心就連匣兒偷了走去南瓦子裡武長脚家

月照南瓦已為殘月况南照必在北北方乃有兩個私窠子一個

死而後蘇之方月娘能不疑雲裡手之夢乎叫薛存兒一個叫伴兒在那裡歇了兩夜忘八見他使錢兒猛大

匣子感着全頭面搬着銀挺子打酒買東西報與土番就把他截

生呈匣打了一兩個耳刮子就拿了也是合當有事不想吳典恩新

陞巡撫騎着馬頭裡打着甚麼人土番跪下稟說如此這般拐帶出來瓦子裡宿娼拿金銀

頭面行使小的可疑拿了吳典恩分付與我帶來審問一面拏到

巡簡所兒內吳典恩坐下兩邊弓皂排列土番拴平安兒到跟前

認的是吳典恩當初是他家夥計已定見了我就放的開口就說

反觀吳典恩小的是西門慶家平安兒吳典恩道你既是他家人拏這

金東西在這坊子裡做甚麼平安道小的大娘借與親戚家頭面

戴使小的取去來晚了城門閉了小的投在坊子叔借宿一夜不

料被土番拏了吳典恩罵道你這奴才胡說你家這金頭面多金

銀廣正是為此叫你這奴才把頭面拿出來老婆家歇宿行使想必是

面家中大娘使我討去來並不說說吳典恩大怒罵道此奴才
真賊不打如何肯認喝令左右與我拿來棍夾這奴才一面套上
夾棍夾的小廝猶如殺猪叫叫道爺休夾小的等小的寔說了罷
吳典恩道你只實說我就不夾你平安兒道小的偷的是當舖當
的人家一副金頭面一柄鍍金鉤子吳典恩問道你因甚麼偷出
來平安道小的今年二十二歲大娘許了替小的娶媳婦兒不替
小的娶家中使的玳安兒小廝纔二十歲倒把房裡丫頭配與他
完了房小的因此不憤纔偷出解當舖這頭面走了吳典恩道想
必是這玳安兒小廝與吳氏有奸原令人可疑月娘纔先把手頭
與他配了你只寔說沒你的事我便饒了你其說平安兒道小的
不知道吳典恩道你不是說與我娶起來如此方見吳典恩左右套

吳典恩道可又來你只說了須沒你的事明挑一面放了拶子那
平安說委的是大娘與玳安兒有奸先娶了小玉丫頭俺大娘看
見了就没言語倒與了他許多衣服首飾東西配與他完房這吳
典恩一面令吏典上來抄了他口詞取了供狀把平安監在巡檢
司等着出牌提吳氏玳安小玉來審問這件事另日却說解當舖
舖櫃裡不見了頭面把傅夥計唬慌了問玳安玳安說我在生藥
舖子裡吃飯我不知道傅夥計道我把頭面匣了放在櫃裡如何
不見了一地裡尋平安兒尋不着急的傅夥計插香賭誓那家子
討頭面傅夥計只推還沒尋出來哩那人走了几遍見沒有頭面
只顧在門前嚷鬧說我當了一個月本利不少你的你如何不與

我頭面鈎子值七八十兩銀子，傳夥計見平安兒一夜沒來家，就知是他偷出去了。四下使人找尋不着，那討頭面主兒又在門首嚷亂。對月娘說：「賠他五十兩銀子。」那人還不肯，說：「我頭面值六十兩鈎子，連寶石珠子鑲嵌共值十兩，該賠七十兩銀子。」傳夥計又添了他十兩，還不肯，定要與傳夥計合口。正鬧時，有人來報說：「你家平安兒偷了頭面，在南瓦子養老婆，被吳巡檢拏在監裡，還不叫人快認，賠去這吳月娘聽見吳典恩做巡檢，是咱家舊夥計，又典恩一面請吳大舅來商議，連忙寫了領狀。第二日叫傳夥計領去，有了原物在省，得兩家賴傳夥計拏狀子到巡檢司，寔承望吳典恩看舊時分上，領得頭面出來，不想反被吳典恩、老狗奴才儘力罵了一頓。是名吳典恩皂隸拉倒要打，褪去衣裳，把屁股脫了半日。點恩饒放起來，說道：「你家小廝在這裡供出吳氏與平安許多好情來，我這裡申過府縣，還要行牌提取吳氏來對証。你這老狗骨頭，還敢來領贖，倒吃他千奴才萬老狗罵將出來，諕的往家中走不迭。來家不敢隱諱，如此這般。」對月娘說了，月娘不听，便罷听了，正是分開八塊頂梁骨，傾下半桶冰雪來，慌的手腳麻木。又見那討頭面人在門前大嚷，大鬧，說道：「你家不見了我頭面，又不與我原物，又不賠我銀子，只反哄着我兩頭來回走。今日哄我去領贖，明日等領頭面，端的領的在那裡？這等不合理。」那傳夥計陪下情，將好言央及安撫他，畧從容兩日，就有原物出來了。若無原物，加倍賠你。那人說：「等我回声當家的去說。」去了。這吳月娘憂上加憂，眉頭不展，使小廝請吳大舅來商議，叫他尋人情對吳

典恩說

何大人安在○掩下這樁事罷吳大舅說只怕他不受人情要些賄賂打點他月娘道他當初這官還是咱家照顧他的話

還借咱家一百兩銀子

此正爲

文書俺爹也沒收他的今日反恩將

仇報起來吳大舅說姐也說不的那話了從來忘恩背義纔一個

兒也怎的

本意

吳月娘道累及哥也上緊尋個路兒寧可送他几

十兩銀子罷領出頭面來還了人家省得合口費舌打發吳大舅

吃了飯去了月娘送哥也到大門首也是合當事情湊巧只見薛

嫂兒提着花箱兒領着一個小丫鬚過來月娘叫住便問老薛你

往那裡去怎的一向不來走也薛嫂道你老人家到且說的好這

兩日好不忙哩偏有許多頭緒兒咱家小奶也那裡使牢子大官

兒抖了好几遍還不得空兒去哩又說入春梅文字月娘道你看

做小奶也倒做了大奶也了

妙

月娘道他怎的做大奶也薛嫂道

你老人家還不知道他好小造化兒自從生了哥兒大奶也死了

守備老爺就把他扶了正房做了封贈娘子正經二奶也孫氏不

如他手下買了兩個奶子四個丫頭扶持又是兩個房裡得意學

唱的姐兒都是老爺收用過的要打時就打老爺敢做主兒自恁

還恐怕氣了他那日不知因甚麼把雪娥娘子打了一頓把頭髮

都擗了半夜叫我去領出來賣了八兩銀了今日我還睡哩又使

牢子叫了我兩遍叫我快往那裡去問我要兩副大翠垂雲子鈿

兒又要一副九鳳鈿兒先與了我五兩銀子銀子不知使的那裡

去了還沒送的他生活去哩這一見了我還不知怎生罵我哩月

娘道你到後邊等我瞧上怎樣翠錫兒一回讓薛嫂到後邊坐下

薛嫂打開花箱取出與吳月娘看只見做的好樣兒金翠掩映皆

面貼金那個錫兒每個鳳口內啣着一掛宝珠牌兒十分奇巧

映出薛嫂道只這副錫兒做着本錢三兩五錢銀子那副重雲子

的只一兩五錢銀子還沒尋他的錢正說着只見玳安走來對月

娘說討頭面的又在前邊嚷哩說等不的領了領到几時若明日

沒頭面要和傅二叔打了到个去處理會哩傅二叔心裡不好往

家去了那人嚷了回去了薛嫂問是甚麼勾當月娘便長吁了一

口氣結上篇七所如此這般告訴薛嫂說平安兒奴才偷去印子

舖人家富的一副金頭面一个鑲金鈎子走在城外瓦子裡養老

婆被吳巡檢拿在監裡人家來討頭面沒有在門前嚷開吳

巡檢又勸捐才難不亦係家領財又要打將縣計來要錢白尋不

出个頭腦來死了漢子擠撮一齊來總知丈夫當做不知就這等

被人欺負好苦也說着那眼中淚紛亦悔從前之惡否落將下來薛嫂道好奶

放着路兒不會尋咱家小奶也你這裡寫个帖兒等我對他說

叫老爺差人分付巡檢司莫說一副頭面就十副頭面也討去了

月娘道周守備他是武職官怎管的着那巡檢司薛嫂道奶也你

还不知道如今周爺朝廷新與他的勅書好不管的事情寬廣地

方河道軍馬錢糧都在他手裡打明遞手本又河東水西捉拏强

盜賊情正在他手裡月娘听了便道既然管着老薛就累你多上

覆龐大姐說声一客不煩二主叫他在周爺面前美言一句兒

總欲為家審案亦是世情必有問巡檢司討出頭面來我破五兩銀子謝你薛

嫂道：「好奶，錢恁中使我見你老人家。」剛纔悽惶，我到下意不去。你叫人寫了帖兒，等我到府裡和小奶，說成了，隨你老人家不成。我還來回你老人家話。這吳月娘一面叫小玉擺茶與薛嫂吃。薛嫂兒道：「不吃罷。」你只叫大官兒寫了帖兒來，你不知我一身的事。哩，月娘道：「你也出來這半日了，吃了點心兒去。」小玉即便放桌兒擺了茶食來。月娘陪他吃茶。薛嫂兒通與丫頭兩個點心吃。月娘問了頭几歲了。薛嫂道：「今年十二歲了。」不一時，玳安前邊寫了說帖兒。薛嫂兒吃了茶，放在袖內，作辭。月娘提着花箱出門，逕到守備府中。春梅還在煖床上睡着，沒起來哩。總描春梅只見大了环月桂進來，說：「老薛來了。」春梅便叫小丫頭翠花把裡面廳寮開了。日色照的紗櫺十分明亮。薛嫂進來，說道：「奶，這咱還未起來。」放下花箱，便磕下頭去。春梅道：「不當家化化。」的磕甚麼頭？說道：「我心裡不自在，今日起來的遲些。」問道：「你做的翠雲子和九鳳釧兒，拏了來不曾？」薛嫂道：「奶，這兩副釧兒好不費手。昨日晚夕，我纔打翠花舖裡討將來。今日要送來，不想奶又使了半子去。」一面取出來，與春梅過目。春梅還嫌翠雲子做的不十分現嫩。極力還描寫還放在紙匣兒內，交與月桂收了。看茶與薛嫂兒吃。薛嫂便叫小丫環進來，與奶磕頭。春梅問：「是那裡的？」薛嫂兒道：「二奶，和我說了好几遍，說荷花只做的飯，叫我替他尋个小孩子，學做些針指。我替他領了，這個孩子來了，到是鄉裡人家女孩兒。今年纔十二歲，正是養材兒。」春梅道：「你亦發替他尋个城裡孩子，還伶俐些。」這鄉裡孩子曉的甚麼？因問這丫頭要多少銀子。薛嫂兒道：「要問價。」

只四兩銀子。他老子要投軍使。春梅叫海棠你領到二娘房裡去。明日兌銀子與他罷。又叫月桂大壺內有金華酒。篩來與薛嫂兒盪寒。再有甚點心。拏一盒子與他吃。省得他又說大清早晨拏寡酒勸他。薛嫂道。桂姐且不要篩上來。等我和奶子說了話。着剛纔也吃了些甚麼來了。春梅道。你對我說在誰家吃甚麼來。薛嫂道。剛纔大娘那頭留我吃了些甚麼來了。如此這般望着我好不哭哩。說平安兒小廝偷了印子舖內人家當的金頭面。還有一把鍍金鉤子。在外面養老婆吃番子。拏在巡檢背後打這裡人家。又要頭面。嚷亂那吳巡檢。舊日是咱那裡夥計。有爹在日照顧他的官。春梅在此。今日一旦反面無恩。夾打小廝。扯入又不容這裡領贖。要錢。纔把傳夥計打罵將來。說的夥計不好了。躲的在家去了。央我來多上覆你老人家。可憐見舉眼兒無親的。叫你替他對老爺說。說聲領出頭面來交付與人家云了。大娘就來拜謝你老人家。春梅問道。有個帖兒沒有。不打緊你爺出巡去了。怕不的今晚來家。等我對你爺說。薛嫂兒道。他有說帖兒在此。向袖中取出春梅看了。順手就放在窓戶抬上。不一時。托盤內拏上四樣暖飯菜蔬。月桂拿大銀鍾。滿上斟了一鍾。流沿兒遞與薛嫂。薛嫂道。我的奶子。我怎捱的這大行貨子。春梅笑道。比你家老頭子那大貨差些兒。那個你倒捱了這個你倒捱不的好。反與我捱了。要不吃月桂你與我捏着鼻子灌他。薛嫂道。你且拏了點心。與我打個底兒着。春梅道。這老媽子。單管說謊。你纔說吃了來。這回又說沒打底兒。薛嫂道。吃了他兩個茶食。這咱還有哩。月桂道。薛媽子你且吃了。這

大鍾酒我拏點心與你吃俺奶也怪我沒用要打我哩這薛嫂沒奈何只得灌了一鍾覺心頭小肉兒劈也跳起來那春梅扳個嘴兒又叫海棠斟滿一鍾叫他吃薛嫂推過一邊說我的那孃我却一點兒也吃不的了海棠道你老人家捱了月挂姐一下子不捱我一下子奶也要打我那薛嫂兒慌的直擗兒跪在地下雪之服氣至此梅花生春梅道也罷你拏過那餅與他吃了叫他好吃酒月挂道薛媽也誰似我恁疼你留下恁好玫瑰果餡餅兒與你吃就拏過一大盤子頂皮酥玫瑰餅兒來那薛嫂兒只吃了一個別的春梅都叫他袖在袖子裡到家稍與你家老王八吃薛嫂兒吃了酒盞着臉兒把一盤子火薰肉醃臘鴨都用草紙包裹塞在袖內海棠使氣白賴又灌了半鍾酒見他嘔吐上來纔收過家伙不要他吃了春梅分付明日來說說兒頭銀子與你臨出門春梅又付媽也你休瞞裝啞那翠雲子做的不好明日另帶兩副好的我照薛嫂道我知道奶也叫個大姐送我送看狗咬了我腿春梅笑道俺家狗都有眼只咬到骨禿根前就住了一回使蘭花送出角門來話休饒舌周守備至日落時分出巡來家進入後廳左右丫環接了冠服進房見了春梅小衙內心中歡喜坐下月挂海棠拿茶吃了將出巡之事告訴一遍不一時放桌兒擺飯罷掌上燭安排盃酌飲酒因問前邊沒甚事春梅一面取過薛嫂拿的帖兒來與守備看說吳月娘那邊如此這般小衙內平安兒偷了頭面被吳巡檢拏住監禁不容領贖只拷打小厮扳扯誣賴吳氏好情索要銀兩呈詳府縣等事守備看了說此事正是我衙門裡事如

何呈詳府縣吳巡檢那縣這等可惡我明日出牌連他都帶來
落又說我聞得吳巡檢是他門下夥計只因往東京與蔡太師進
禮帶挈他做了這個官如何倒要誣害他家春梅道正是這等說
意在西門你替他明日處上罷一宿晚景題過次日旋教吳月娘
家補了一紙狀當所出了個大花欄批文今人為提用一個封套
裝了批上山東守備府為失盜事仰巡檢司官連人解贓繳右差
虞侯張勝李安准此當下二人領出公文來先到吳月娘家月娘
會待了酒飯每人與了一兩銀子鞋腳錢傳夥計家中睡倒了又
傅夥吳二舅跟隨到巡檢司吳巡檢見平安監了兩日不見西門
慶家中人來打點正教吏典做文書申呈府縣只見守備府中兩
個公人到了拿出批文來與他見封套上朱紅標着仰巡檢司

